

予味我

石

望王



西朱
廿五
山峯
外

天國塔經目錄



洪天賜教授捐贈 名望

于沫我 著



新加坡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目
錄



新加坡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二〇五號

立信印刷公司承印

九龍新蒲崗伍芳街廿三號十一樓

發行 | 吉隆坡 世界書局
檳城 世界書局
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一九七六年九月版

定價 港幣四元

目 錄

代序·····	一
物外讀·····	一
新的一頁·····	一八
波瀾·····	三〇
從菜園來的阿嬤·····	三九
啼笑紀略·····	六六
閒情·····	七八
意外·····	八七
名望·····	九六
老車夫和新風車的故事·····	一〇九
火熱的人家·····	一二二
後記·····	一三九



代序

前年十月間，青年文藝副刊有篇短文說我是個「小說家」？真教我受寵若驚了。如今，驚魂甫定，又碰到青園副刊編者林福利先生吩咐我談談「短篇小說創作經驗」，乍聞之下，頓時使我目瞪口呆。也許，林先生以爲我出版過六本短篇小說集，算來有五十多篇習作也約有四十萬字的，就以爲我有「經驗」甚麼的了。

其實，慚愧的是，我雖長了一把年紀，寫短篇小說「經驗」甚麼的，卻一點也沒有，而且是近廿年來才寫起的。從前，我像一般文藝工作者一樣，起初寫寫散文、遊記、雜文之類，但我寫的都是不成熟的東西，尤其是詩歌和小說，寫得更少也更壞，而那時寫的所謂小說，簡直是不成形的「速寫」習作。

後來，不曉得是多讀了幾本書，或者是年紀大了多接觸一些人和事，漸漸的，使我一邊讀書，一邊覺得書裏的人物有許多是怪面熟的；同樣的，在我日常接觸面熟的人物，一舉一動，在在都可以給我用小說的形式寫到書裏去，這可能成爲藝術創作的素

材。於是，我便着手從怪面熟的人物身上找我熟識的故事，然後，憑自己的心得去判斷故事的正確性。這樣，有了人物再從人物發生故事，故事裏也有類似或陪襯的人物給我描寫，加上故事裏應有的氛圍烘托，如此這般，我的短篇小說習作便寫出來了。

話到這裏，便使我想起茅盾和老舍兩位真正的小說家說過的話。那是一九三二年茅盾寫我的回顧，在字裏行間流露着寫短篇小說「比做長篇還要吃力，我不會寫短篇小說」的深意；老舍也在我怎樣寫短篇小說的文章裏，自承「在我寫長篇之前，並沒有寫短篇的經驗」的直白。他倆是個真正的小說家，尚且說這樣的話，這倒夠我慚愧得無地自容了。因為，我祇是個文藝學徒，配不上稱做小說家，壓根兒也沒有寫長篇的經驗，雖說前些時寫過十多萬字的蠹魚，也一直沒勇氣修改過，如今，曾想以「金錢掛帥」為題材再寫寫長篇的，也祇是「想想」而已！像這樣不長進的文藝學徒，貿貿然寫起茅盾和老舍形容為不易寫的「短篇小說」那種體裁，似乎太不量力了，而也並不是說，我反有一手認是「容易」的工夫，可以下筆便成篇的。這，請別誤會，我之所以祇寫短篇小說，是覺得自己有了了一把年紀，對人事經歷多了，這些人和事積累起來，似乎非寫成小說不可，而寫短篇小說祇寫故事的橫斷面，也祇寫幾千字便可脫稿，說來倒有

取巧之嫌了，雖說以我的所謂人和事的人事，不一定是理解得正確，正如社會科學的觀點我不一定有認識，然如以我多年來的「自以爲是」的寫作心得，隨手塗塗抹抹，加上我有習作的「習」性難除，於是，我寫短篇小說認定是謀生以外的一份業餘工作，始終有一股傻勁，時刻願追隨着文藝大夥兒向前走的，縱使走得像以往的日子裏所走過的彎彎曲曲冤枉路，或者愈走愈遠遠落在人後，我還是我，不會怯，不會臉紅，一樣的向前走……。

這就是我寫短篇小說的經過，別的「經驗」話，祇可讓給真的有經驗的小說家去談方算合乎規格的，我還是拱手敬謝不敏吧！

右錄代序原題爲：于沫我寫短篇小說的經過



物外讚

陶陶居在忙亂中。

忙亂的成因是失落了兩件細軟的東西：善心的凸額頭家娘唸佛不離手捻的經珠；還有的是頭家陶木公鑒於「以水爲財」的信念買來養雀的一對水盂。都是陶陶居裏的寶貝，非找回不可。

在平時，很少人進出的陶陶居後門，眼下就好像剛搞過甚麼集會的，弄到地面滿是紙碎呀盒子的拋棄，那隻愛玩的守門狗在追逐着娘姨進出的脚跟因風捲起的紙片，逗得在看熱鬧的孩子們哈哈笑，而一些枯黃的落葉在無法比重的現狀下，祇可讓忙亂的脚步踏得支離破碎了。

這當子，向來嗅覺靈敏的「加弄牛尼」（收買舊東西）販子都來逡巡逡巡了。比較有一手工夫的倒是做慣大手買賣的阿水哥，他總是堆滿一臉笑意的，看準忙亂進出的娘姨便打打招呼也敬敬烟，帶便，也把慣戴歪了的舊氈帽裝得端正點，好讓半片笑臉探進

門去，做出十足是江湖上的所謂「測字兼看相」的樣子。有胆量的孩子也躡腳去瞧瞧，瞧過之後，有的說是屋裏好似除夕大掃除，細軟雜物都給丟得淩淩亂亂了。有的卻形容好些堆堆疊疊的傢俬，又像剛做完街戲的戲班要漏夜搬場似的，總是忙個不了的呀！

『走走！走走！看甚麼，小孩子走開呀！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

孩子們不肯走開，卻對着那個凸額頭家娘笑笑，她是出名的唸經唸到好似唱歌，罵人倒似唸經那末好聽呢。

『有得分麼，你們還不走開！』刁鑽的娘姨阿蓉姐在抹着鬚腳的汗漬，着力的嚷得頸筋卜卜跳。

到這刻，識想的阿水哥便最先走開幾步，但，由於他的個子高，走開了還可瞧到屋裏的凸額頭家娘在團團轉，彷彿走馬燈人物的走個不停，祇是一直在使脾氣的隨手亂丟東西，甚至如平日隨身攜帶的手提袋之類，都當作過時廢物在亂丟之列，隨後也給娘姨搬出後門去跟「加弄牛尼」做買賣賺外快去了。

阿水哥足足夠偷偷笑。

『你們走呀，有得分麼？』阿蓉姐卻嚷得更吃力，但不會忘記跟阿水哥打個照面，又嚷嚷：『有得分麼！』

孩子們有個挺不服氣最遲走開的，順手把一個寫着 Kotex 字樣的紙盒戴在頭上，呼怪叫的遠去了。

×

×

×

×

×

×

凸額頭家娘所失落的一串經珠，是韓戰前無意中在「八登羅敏申」（註）那兒跟阿水哥買來的。阿水哥說是難得的寶貝，看在善心人的面上，祇撈回二百五十扣本錢便出讓了的。而頭家陶木公本來是個有名的西南二伯父不大管事的，尤其是向來不管老婆的善心不善心，但看到那串經珠，念在錢份上了：

『當今世界，賺錢可不容易呀，虧得你買這串玻璃頭……竟花上二三百扣……』
哎，別人家日做夜做，一家大小拚命去做……哎哎，一個月也賺不到這個數目呀！』

『你呀，你祇曉得怪我花錢，你總不會瞧瞧是寶貝的呀！哪，頂尖奶白色的一顆，祇要你乜着眼朝光面瞧去，便可瞧到一尊如來佛呀。你要知道，佛力扶持，我要唸經保祐你發達……你呀，別再是個有名的西南二伯父不管事，關係到你可能會發達的事也不

理理……哼！』相罵的總是似唸經那末好聽。

果然，愛理不理的陶木公，把接過手的經珠照樣乜着眼朝光面去瞧瞧，真的瞧到一尊像是甚麼大頭佛的樣子，長得胖胖白白，笑咪咪的，似乎不知人間有閒愁的，叫人愈瞧愈會冒出眼火來。

『哎哎，真難搞，所謂賤物鬥富人，她總不會愛惜錢是好的，難賺的！』

頭家陶木公一刻不忘的埋怨着，而善心的凸額頭家娘擁有這串寶貝的經珠後，唸經也愈唸愈起勁，唸的花腔比唱歌好聽，叫有心情的聽去更覺高低跌盪，有如流水行雲的悠悠然使人入神，唉，的確神化了，唸呀唸的，愈唸愈有勢，韓戰也愈打愈起勢，樹膠價也趁勢漲到每磅兩元二角多……。

陶陶居就在較後的日子裏平地建起來的。

『善哉！』凸額頭家娘夠誇口了：『你今日有財有勢，完全得力我這串寶貝經珠唸起呀！』

『放你的屁！假使我不會抓緊機會，更不會放胆做去，難道真的西天會有甚麼法寶賜我百萬家財麼？女人家信鬼神，一天到晚唸……你試試看：甚麼都不做，甚至馬路上

有大把鈔票等候你去執拾，而你祇顧唸呀唸的——天會跌下大碗大碗飯給你吃？」

『男人的，祇會謗神謗鬼，你該冷靜點，所謂人憑……』

『憑……憑我自己夠了，我創我的事業，總之，當今世界，如果每個人像你這樣的唸個不停，不會睜開眼看看現實，成何世界？試問，你有的寶貝還會當寶貝。』

『我可不懂，我還是要唸……你有今日的財勢，你，你你……』

倆口子的吵嘴，已經是家常便飯一般，再也變不出甚麼新鮮的口味了，然而，消息靈通的阿水哥，聽到耳裏，卻有了生意上的靈感，便覷準了凸額頭家娘到大佛寺吃齋去的當天，他特意造訪陶陶居拜會西南二伯父談談天，自然，見面了，上天下地談得來，好容易轉彎抹角的談起那串經珠的來歷了：

『我是做慣買賣的，』阿水哥開門見山的說，『做買賣的，當然是少不了「賣花讚花香」，在你頭家看來，由於商場經驗老到，未必盡信這句話的，我也常常有點自信。不過，這趟頭家娘跟我買的一串經珠，我不敢自誇是寶貝。是寶貝嗎，當然不會這個賤價轉手，但也確是難得的經珠，俗語說，「不怕不識貨」，它呀，粒粒晶瑩可愛，特別是頂尖那顆奶白色的，看去有尊「有影有跡」的佛爺……這件寶得來實在不是易事，

第一，講修善果，第二，講福氣……你家的頭家娘是夠善心的，你頭家是夠福氣的……」
陶木公聽到打瞌盹，阿水哥瞧瞧不對勁了，眼睛一霎，便像唸台詞的把嗓子吊得爽
爽朗朗：

『不過，如果頭家你認為這串經珠價貴，不值得！我是隨時情願原銀奉回取贖的，甚至高出一百幾十扣錢也無所謂的，因為，這樣難得的一串經珠，隨便哪家唸佛的都會等着呢。』

等等。

打瞌盹的睜開眼看看，阿水哥可一臉正色的說下去，也挪前幾步腳，順勢把嘴巴貼近聽的耳邊：

『我給你一個絕對秘密的消息：那串經珠是東家百萬富翁的「阿嬌」偷出來賣的，這家的百萬富翁你是認識的，是靠唸佛……靠這串經珠起家的……不過，這是絕對要保守秘密的……』

聽的笑笑，點點頭，但沒答腔，一會兒，接下去還是阿水哥的話：

『對你頭家來講，有時，事情不會叫你一聽就會相信的，好像這個百萬富翁家裏有

的都是賊「阿嬌」、嘿嘿，信不信由你，現在我手頭還有一對養雀用的水盂，也是偷出來的、那個百萬富翁常常跟人說那對水盂是乾隆年間的古董。這，這……我以為有點誇張，好像有錢人家的廢物也是寶貝的，但，那對水盂是上好的宜興坭做的，實在是好貨，好在熱天時，注了水會變沁涼的，冷天時卻會溫暖了。更妙的是注滿了水長年長月不臭也不乾的，有這樣的好處，照我們做生意的看法是「以水爲財」的，甚麼「財源滾滾」，甚麼「利益滔滔」，指的就是水，時下所謂「水頭（錢）充足，而至「盤滿鉢滿」，你是明白的——」

『要多少鑼？』陶木公口輕輕的問。

『貴哪，要一百扣錢，我也嫌貴，不過，我已經帶來，也不妨給你頭家欣賞欣賞。』

想不到阿水哥由財源說到水源，漸漸納入「欣賞的細流」，使到聽的嚮往於「以水爲財」的信念裏去，也隨手接過這對荸薺一樣大小的東西，是紫醬色的，近似老婆發脾氣時的臉相，但朝光面看去，卻是可愛的醉紅色，跟廳堂裏供奉着的財神臉色同樣可愛，無疑是夠「入眼」的水準，更深入腦裏的是「以水爲財」這句話……

不前不後，挺刁鑽的娘姨阿蓉姐從偏房裏探出半個頭來，對着阿水哥篩了一眼，但，她也給主人見到便想到是用人之際，因而呼喚着：

『阿蓉，倒杯茶來，唔唔，阿水哥講了半天工夫，茶也沒喝過一口，』主人家順致歉意。

阿水哥接過一百扣錢在手裏時，那杯熱騰騰的茶剛好擺在眼前。

× × × × × × ×

陶木公買這對水盂的初意是不打算養雀的，而是要代替天天便利指頭蘸水算鈔票的水泡塊用的。鈔票既然比儗是水，那末，有了這不臭也不乾涸的水源在案頭，財源自然會滾滾而來的。有了這滾滾的水源便可養活了不少人……對了，說是養活了不少雀才對。瞧吧，自己的廠裏就有百多隻靠他陶木公的事業作枝棲的雀，都是天天張開口吱吱喳喳的要喝水，要肚飽……要養活直屬關係的父母妻兒……計不了的，都是在他陶木公的事業上間接或直接作枝棲的，正是時刻需要他陶木公開豐富的水源……

可是，萬想不到在近些日子裏，偏偏有些吃飽飯想要鬧飢荒的人，還沒等到他把那對水盂拿到辦公室的案頭開發水源之前，便鬧起甚麼不穩的風潮了。

『讓他們去鬧給我看！我是有名叫做「西南二伯父」的——甚麼事也懶理懶理。』話雖如此說，他「西南二伯父」的心情總是不安的。可不是麼，這一窠靠他作枝棲的雀，沒有水是活不了多久的，但，自己眼前的水停滯不流，也難保不會有枯涸的一朝，靠自己的權力和財力，當然可以一手抓住這些雀，使他飛不過這些有力的罅隙，最後也飛不出有這些扼殺力的手。可是，這畢竟比不上懷柔的手法來得好，好像，當這一窠雀吱吱喳喳吵不停時，管牠吵得要死要活，等到在一定的時間裏，要喝水的沒得喝了，肚也餓了，那時候，他大可以買備精緻的雀籠，慢慢地選隻可供飼養的關在籠裏，使牠有吃有喝的安穩過日子，這樣不難惹得同類羽毛的一起唱和……

於是，他慫恿老婆上金馬崙高原吃風去，這是「以退爲進」的手法，預定廠中的事由經理去搞，大不了時，拍個長途電話聯絡聯絡夠了。怎料善心唸佛的她，在匆匆忙忙出發時，忘記帶那串捻慣了唸經的經珠，說是一天到晚坐臥不安，心跳，眼尾也跳，不到一星期，竟要快快跳下山回家去。

回家以後，凸額頭家娘就一直嚷着失落了那串經珠，時刻不停的在找尋……

陶木公閒來無事頓在家裏也起了養雀癮，因而，想起了那對水盂便也在找尋之列。

失物是免不了多疑的。

凸額頭家娘失落了那串經珠，許多時吟吟沉沉比唸經還好聽，說他「西南二伯父」看不過錢眼，花他兩百多扣錢就心痛了，可會把這串經珠變賣去了，或者收藏起來！要不，幹嗎家裏的牆窿磚罅找遍了也沒法找到呢。而他「西南二伯父」則一口咬定是女人家小氣，說甚麼養雀是費時誤事也花錢的，更甚的是對廠裏鬧不穩也放手不管，因此，她就可能砸破了那對水盂，破壞了養雀的玩兒作苦諫的下策……

『說來說去，都是當日錯跟你上山吃風去，瞧吧，我這串經珠找不到，看你衰還是我衰。』嘮嘮叨叨時，使性的凸額要向對方的鼻頭撞過去似的，『你呀，偏偏少了丈夫氣概，事事遷就，得過且過，每每使人家乘虛而入，縱使你永遠住在山上，或者永遠頓在家裏養雀玩玩，到頭來不是好辦法！』

『女人家懂個屁，世事似棋……何嘗不是以退爲進呀！』

在一進一退的辯辯駁駁之間，唯一可作排解但發不出正確字音的八哥雀，不管人愁的祇管叫「頭家，頭家」不停，間中廠裏也有電話打來，但，每每讓它響過一陣鈴聲就

很少去理會了。

『唔』，陶木公起的疑竇：『她的使性頂撞我，是惡人先告狀吧，我那對水盂准是被她砸破了，要不每每跟她一起去找尋失物時，她老是左閃右躲，絕不讓插手過去，哎，這小家氣的女人……』

這疑竇不時悶着沒處可排洩，可疑的小節就更多的出現了，好像，她的霎霎眼，微笑，那雙眼，那口角，在在都似乎有着幸災樂禍的表情，表露着砸破了那對「玩物喪志」的水盂，似乎是替天行道的壯舉，可知道麼，毀滅了那對水盂，關係養雀的事小，對於今後生活水源的開發就有問題了，試問，水源不繼續從唸經那法寶扭轉過來？那串經珠會成爲涓涓滴滴的水源？

『哎，搞廠裏百多個人的事，並不會比搞家裏一個女人的事難，一句話——家裏可不能關門對付。』

在凸額頭家娘看來，看不過錢眼的他，謗神謗鬼是口實，花錢感到肉痛是事實，所以，在家裏人忙亂找尋失物時，他還是拚着做個懶理事的「西南二伯父」，祇管東駐駐脚，西駐腳，好似要認路的狗想撒泡尿的，嗅了嗅，又走開了。呀，可對了，這是作

賊心虛的動靜，他變賣了甚至收藏了那串經珠，是故意的裝作等閒吧。在別人忙亂的腳步中穿插，表示「於己無關」的呢，瞧他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好似做掩護的工作使別人放棄找尋的。對了，他那支老是鬼鬼祟祟的手，跟老是閃閃縮縮的腳步……。

『一定是他做的好事，所謂「無毒不丈夫」的是他。』

他是不信神的男人，根本不會同情女人家的千祈萬禱，祈禱他的事業有成就，祈禱他發達。而他祇曉得隨口說的甚麼抓緊機會，放胆做去……這就會事業有成就也發達了。

『嗚嗚嗚』愈想愈疑心重的女人祭起哭的法寶了，『我……找不到這串經珠，死也不眼閉呀！』

『何必呢，牠又不是寶貝。』

『好話，牠正是寶貝的寶，有寶的呀！』

『有寶？那我的一對水盂更有寶了，你可會順手替我找過？』

『我怎曉得你把牠放到哪裏去，你不是說要帶到廠裏放在案頭……』

『那你的一串經珠，不是常常放在隨身的手提包裏？』

說到這裏，倆下會扳起不瞅不睬的苦臉，但，僅僅一會兒，相對着又失笑了。

『唉，怕你的那串寶貝的經珠，會跟丟棄的手提包一起丟到後門去了。』
『黑心鬼，呸！怕你那對水盂老早因擱在廠裏的案頭，給鬧事的人砸破了，我才心涼呢！』

『……』

由多疑而至互相嫉恨，嫉恨到跡近「耍花槍」的鬥嘴，與乎不論是若隱若現的情景，或多或少的實景，都已給刁鑽的阿蓉姐看在眼里，聽在耳裏，笑在心頭……

× × × × × × × ×

那已是找尋失物差不多筋疲力盡的一天下午。

原是甚麼也懶得理的有名「西南二伯父」，正當給八哥雀鰕蚹的當口，無意中從眼尾瞟到凸額的把椅子疊在另一把椅子上，像馬戲班玩雜耍的有點搖擺欲墜的討笑樣子，一面又祇顧向擱在衣櫥頂上的皮箱裏探索，冷不防電話的鈴鈴聲又驚動了她，她忙的抹着凸額上的汗珠在呼叫：

『阿蓉，聽電話，哎哎，頭家祇顧玩雀，連電話也懶得去接聽了。』
巧的是應聲而來的阿蓉姐不是去接聽電話，而是氣喘喘的朝走廊那兒跑，幾乎碰跌

玩雀的在嚷着：

『頭家，頭家，千金難買心頭物，找到啦，找到啦。』

找到的是一隻水盂。這刁鑽的娘姨討賞似的獻到玩雀的手裏，卻冷不妨背後有個凸額挺身而出。

『哦，原來忙個半死的，忙呀忙的，你祇得替頭家賣力——』

阿蓉姐從耳根紅起來，怕有曖昧嫌疑的溜開了，准是又溜出後門去了。

『唉，皇帝，就算找到，找到一隻又有甚麼用處呢。』

『你說風涼話，翳我，翳我……』

『我說過，我承認：搞廠裏的事，並不會比搞家裏的事難，哎哎，家裏……家裏……』

『整天說家裏長，家裏短，難道家裏有鬼，有賊麼？』

『……』

陶木公懶得再理會的捧了那籠雀逕自出門去了。出門的散散心好去處，還是逛逛「八登羅敏申」吧。

『錯怪她小氣，錯怪她砸破我的水盂，大概另一隻失落的也不難在家裏找到的。』在路上，忽的想起，心裏認錯，『她呀，看到我失物找到了，免不了拈酸吃醋，哎哎，爲了息事，爲了家和……解鈴還須繫鈴人，找阿水哥吧，看他有沒有辦法再找一串類似的經珠，哎哎，挺多是破點財……』

做價大手買賣的阿水哥，一碰到他陶木公道達來意以後，兀的眉頭打了結：說是近期有人去佛國參加甚麼大日子所帶回的貨色，都是俗不可耐，價也不見得怎樣合算，不過，有好貨在手的卻懂得開天殺價了，好像以前那串成本的二百五十扣，如今還價四百扣錢也搖搖頭……

『真厲害，伊人當寶貝賣，無夠價無放手呢。』阿水哥眯着眼在申說。

『看看貨色，成麼？』

『成，成，不過，四百扣錢不能減一占半占……』

在對話的一瞬間，刁鑽的阿蓉姐在眼尾出現，態度是鬼鬼祟祟的，哼，頭家娘既然容許她把丟掉的東西賣給阿水哥當外快，是名正言順的，幹嗎要鬼鬼祟祟，呀，對了，也許她老早跟阿水哥通報失落了一串經珠的消息，那就難怪阿水哥要抬高價四百扣

錢了，這，通外的內鬼定是跟阿水哥分牒頭的。人心確實難測，但爲免阿水哥兼程的「走太太路線」，這四百扣錢似不該肉痛了，早點買回家可省了多丟棄些東西，九九還原，抵得過無形中的損失……最低限度可使家裏安靜過來。

於是，他陶木公像聽到廠裏平靜無事，而恢復了統治信心似的，三步疊作兩步的跑回家去，也直截了當的訴說着：

『寶貝找到，寶貝找到啦，你說過觀音……有靈，失物損點財，財散人安樂啦！』那個正向廳堂探出又驚又喜的凸額來，不先不後，刁鑽的阿荖姐也氣喘喘的走近了。

『頭家，頭家，找到啦，阿水哥恰巧有一隻合襯的水盂，要賣四十扣錢，你睇——』

『乜話？』凸額的幾乎對朝面的阿荖姐頂撞過去，『一粒馬蹄（荸薺）大的水盂要四五十扣，食人咩，同阿水哥分家產麼？你這刁鑽鬼，我不主張買！』

廳堂裏，另有主張的電話鈴聲又像鬼殺一樣吵耳，是廠裏來的吧，可惜沒有人去理會它，好似肚飽的不會理會到肚餓的怎樣難過……

『皇帝，喏，你瞧，我替你找到這串經珠更貴——四百扣錢呀！』

那串經珠朝凸額的面前幌了幌，她那支手便如磁吸鐵的攫了它，也朝光的向頂尖那顆奶白色的乜着眼去鑒賞一下：

『噢，噢，跟失落的往時那串一樣一樣，阿彌陀佛，觀音有靈，該行好運啦，』她邊說邊拉「西南二伯父」鑒賞，『你睇，你睇，即使你懶得理也該睜開眼，眼前確有另外一個世界啊！』

在陶木公的眼裏，所瞧到的還是那尊甚麼大頭佛，長得胖胖白白，眯眯笑，也似要逗人笑眯眯的。刁鑽的阿蓉姐瞧到頭家的臉兒笑眯眯，她也把臉兒放得眯眯笑。

註：「八登」是馬來話「下午」的意思，「羅敏申」是一家百貨公司的名字，「八登羅敏申」是指一個專買賣舊貨的市集，而在下午鬧汎的，有如百貨公司的一樣吸引顧客的好所在。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羅敏申百貨公司大火前一天脫稿

新的一頁

把那批日曆決定給價格最便宜的印務館承印以後，老二一直在舐着那兩片厚厚的嘴唇，好像兒女們慣常吃花旗的香口膠，不僅嘴嚙又嘴嚼仍有甜味，甚至興起時隨口氣一吹，眼下又是一個蠻有喜意的泡泡，要麼，抽成一根絲，一根絲，同樣是好玩的甜頭，老二委實自覺嘴唇愈舐愈年輕了！

做生意的人講打算盤要精明，老二自份是不會落人後的，是的，他的辦公桌上就掛着「陶朱公致富良規」的鏡框，雖不會像家裏安奉祖先神位那麼虔誠膜拜，但他絕對相信這「良規」的規勸，尤其是開端的「生意要勤緊，用度要節儉」，的確是至理名言，他心裏恪守，也差不多成了口頭禪。

據說，在這年代裏，他老二也曉得所謂原子時代，一切超時代的原子力量，在商場上也有突出的表現。比如，印在中國人嘴唇邊的「蠶絲」和「豬鬃」之類，已是老遠年代賺外匯的產品，如今呢，給人造絲呀，尼龍塑膠呀代替了。其他如皮革，桐油……在

在都在「商戰」火海中被燬，從商的非打起「商戰精神」不可。

老二也知道作爲「商戰」的另一個部門，也是差不多近於作戰精神主腦的，要算是廣告這一科，環顧好些大企業和大商行，都有這部門的設立，要不，也有不少要託廣告社的專門辦理這廣告事宜，實在的，應市的商品，經過好的廣告鼓吹，或藉着得體的廣告宣傳，那末，商品的銷場，自然廣濶，利潤也會滾滾而來的。

以老二現在那門生意來說，代理的嘜頭貨倒算不少，自己還有些註冊商標的，但，實質的，還未到大大發展的地步，至少在資力的羽毛未豐富以前，他老二自能謹守陣地也不忘伺機進攻，比如廣告宣傳就是實例之一，然在這方面的作風，他老二向來不大借重報紙作宣傳的，換句話說，他頗着重於「實惠」的活用，就以時下最流行的塑膠手挽袋，塑膠家庭用具，而至原子筆之類文房品……他都會巧妙地印上貨品的嘜頭去大大宣傳，效果會不會大呢，在他老二的粗粗想法，以爲能夠深入「民間」便自信不致白白花費了。

由於老二有這樣的想法和自信的，他在這年底已決定印一批日曆「酌」贈顧客，也可藉廣告宣傳一下。說真的，印日曆的宣傳法，向來，他是不大重視的。第一，印得太

堂皇巨型，固然是自己也覺得美觀滿意，但耗費也極驚人，實在吃不消。第二，印一般性的普通一天撕一頁的，除非是每頁印了廣告，否則，祇印廣告在硬紙版上，則似出租的禮服，即使是一襲龍袍；穿起來也不像是個皇帝的，爲老二大大非議的。可是，有一次老二無意中在賽馬那天，看到一份每月一張的日曆，在一個月裏就印上六七天的各地賽馬的大日子，圖案都是有匹給馬主牽着的「得勝馬」，或是三幾匹馬并馳的，總是那麼醒目。再給他留心的到處看看，看到懸掛的多屬這類型的日曆，於是，他恍然的悟到：每逢馬賽結果的大街小巷，總是有着此起彼落的「馬票報」叫賣聲，這意味着賽馬已深入「民間」，這類型的日曆必然深入「民間」，都是爲「民間」喜聞樂見的。

「唔，每月一張，每張的頭頂差不多有五十方吋的空白，是可印廣告宣傳的，一張足夠一個月宣傳……」

他滿意的決定了，所印是五千份，數量不算少。聞風來接洽的印務館也多，結果，他老二選中這類型的印備「四大源流」——公曆、農曆、回曆、和印度曆——更深入「民間」的一種，而價格恰恰比一般性的每份貴了半占錢。即是說，五千份須多花廿五扣錢的呢！根據「用度要節儉」的「致富良規」去處事，這多花的錢必需費一番唇舌力爭

的：

『你們做印刷的，有現成的如意算盤可打。而我們做生意的廣告，花一占錢，就是丟了一占錢，所謂廣告的效果祇有天曉得，說得老實一點，所謂效果的效果，僅僅是我安慰吧了，假如是真的可收到效果的話，也是長遠的將來，而現在是現在，現在我先要挖荷包，先花去這筆大數目，所以，即使釐毫絲忽，應減得便要求減，何況，這些宣傳品，尚要耗郵費寄出，雖不至全部，至少該扣減些，俾彌補郵費方面的耗損……』

夠得上精明的老二，在這方理的據理力爭，自然得到說服性的成功，他滿意了，然也很快的叫他感到隱隱肉痛的，是這千把扣錢的額外開銷，畢竟是現實的一筆大數目，在年關，又是銀行結賬的關頭，這大數目正可在吃緊當中換一口氣的，而如今不想花的也已決定花了，也是根據「用度要節儉」的說法，在這件扣減的事情得到成功的一忽，因而想到「開源節流」的法子，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步驟。首先，他以店裏十多個飯桶夥計的伙食計，一天吃兩頓，每頓如能減去菜錢一扣錢，那末，在一個月內可省回六十扣錢呢。不過，減足兩年才能抵數，那又未免是日子太長。唔唔，還是另從薪水方面着想的好。

是的，夥計們的薪水雖沒有硬性規定增加，但，一年中的營業狀況有進展時，多少是要增加些，使到那些飯桶們打起精神作事。祇是，今年印日曆的額外開支千把扣錢，則應該暫行凍結增薪。藉口市情不景，含含糊糊把事情一拖，拖到年中的五六月時，反而突然宣佈增加了，飯桶們將會感激涕零的呢。而實質的，從這拖延的五六個月當中，經已把印日曆的額外耗費省夠了。

「哈哈，妙極，妙極！」

老二把這宗巧妙的心計，打算回到家裏連太太也瞞過才好。那是怕她口疏向外人洩露，雖不致鬧風潮，也會鬧閒話多多，給人家說甚麼不會刻薄的不成爲頭家，就未免弄巧反拙了。

「唔，女人的事，慢點打算吧，還是假定這些日曆該怎樣分派的好——那是日曆又是鈔票的呀！唔唔，「酌贈顧客」祇是滑頭的說法，試問，鈔票那會有隨便的贈與人……」

把酌贈的意思拉到鈔票上面來說，向來對鈔票看得最認真的老二，自然是要精打細算的了。比如，每個飯桶夥計算是免不了的給予一份，挺多挺多不能超過兩份，那已是

包括贈送親友的。這樣，有業務上往來，不論是大公司或小商店，要以年中交易多少作比例的贈予數目。此外，門市的顧客，縱使贈送也要經手的飯桶紀錄在一本簿子裏，絕不使浪費鈔票，浪費日曆。他將會鄭重地把這宗旨宣佈宣佈：

『外行的人，陌生的人，討日曆麼，說是派完好了，乾脆利落。可不能徇私情呀，你們都聽見了嗎？』

飯桶的夥計們爲了飯碗要緊，自然不會抗命。那可預料得贏了第一回合，廣告效力直達理想的境界，從此深入「民間」，尤其是在「馬票報」的叫賣聲裏，當然是會抬頭感到老二的賜贈，倘而因此對中馬票的，更是功德無量，造福「民間」的了。

『乾爸，給我日曆，十個，十個，唔唔，發財店頭，給我十個不算多……唔唔，乾爸！』

嗲聲嗲氣的乾女兒將會來索取。唔，自家人賣個人情，當然是人之常情，除非太太恰在身邊看到，那又當別論了。

他老二還舐着嘴唇，看在錢的份上：印務館減了廿五扣錢的價，夥計的增薪給拖延了五六個月，分派日曆方法確定了，在在都覺得回味自甘的，相信回到家裏分給太太嚐

嚐，也會有同味之感。

可是回到家裏，意外的看到太太的臉上卻有着盛怒的表情。孩子們啼啼哭哭，沒有哭啼的則裝出個捱打的樣相。地上呢，有不少五顏六色的紙張隨風起舞，說是正常也似不大正常的狀態。

『喏，爸爸回來了，你們跟爸爸講理好了，阿貓，阿狗，阿豬，阿牛，你們都啞了麼？不聲不响！』

『家裏事，有話慢慢講，何必勞氣，』老二淡然的說。

『你哇，不是整天面對着他們，倒可說一口風涼話，我呢，一天到晚就是勞氣，勞氣！』

『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

做丈夫的擺出一個家長的勢頭，太太仍是下不得氣：

『阿貓，阿狗，阿豬，阿牛，你們都吃了發啞藥麼，爸爸不在家，鬼打鬼，吵到老鼠也給嚇怕的搬家走了，……等到爸爸當面問你們，你們要媽媽承受這口烏氣，嗚嗚嗚……』

一哭，二罵，三上吊，老二倒怕了幾成，祇是嚴厲的責備孩子們去：

『你們——有話好說。要麼，每個要大大打一頓！』

仍然沉默。

『打——』

隨着一聲吆喝，藤條臨空「虎」的响了一下。

『阿豬，你先說好了。』

在太太的催促下，叫阿豬那個女兒，先抽動一下鼻翼，使得那兩個原已朝天的鼻孔更向上，可叫人不須請問大名便可猜到是屬於豬的一類，可是，世俗對於有錢人家的子女，即使是比豬還不肖，也口口聲聲讚好讚美，正如阿豬雖蠢，也先會在做家長的爸爸面前撒撒嬌，是討好的成份多於事實的：

『……我要包書，保護書好，替爸爸省錢，包書頂好是大大張日曆紙又漂亮又不易破爛，爸爸看！』

做爸爸的隨手接過三幾冊書，都是包上每月一張日曆的，翻翻書的內頁，已可隨視線發覺不少書頁摺了角，或是塗得花花駁駁的，要不是有那張日曆紙包掩一下，可叫人

疑心是舊貨攤的貨色。爸爸再沒興頭的翻了。

『可是，阿貓，阿狗都來搶我的。甚至小弟弟阿牛也來搶，搶到手便剪，剪碎了，隨手一撒滿天飛，飛呀飛。……』

阿牛這孩子擺出不要捱打的樣相，如果他是條牛，說是活的究不如指爲紙糊的似爲切實。因爲他雖是本有牛樣的強壯，不幸給多了些鈔票而補品吃多變爲孱弱了。孱弱到會給風吹起的，所以，姐姐說他撒紙碎，要是向空撒得高，那可擔心他會順勢被風捲去了的，這樣，他向爸爸安慰安慰：

『我不會撒紙碎！我怕，我怕！』他垂手直立，差些沒像要放射的太空火箭，『大兄撒的比我多……』

『你說好好，我會撒紙碎！』阿貓倒掄起了牛樣的大眼睛。

『你也有份，有份，』阿狗擬個姿勢：『大兄做大王，抓到多多日曆不算數，還要搶，搶來剪得圓圓的，說是自己做毬子，剪完的紙碎撒呀撒呀！』

『我做毬子，是運動，運動身體好。像你，你剪日曆上的跑馬黏貼在一塊板上，用幾粒玻璃珠子溜過鐵釘的障礙就說是跑馬的，一天跑到晚，跑呀跑的，將來爸爸的家產

都給你跑光了，跑呀跑呀，我去拿你黏了跑馬的板來……」

很自然的，他兄弟倆一擁的離開爸爸的面前，當然，一個是去拿甚麼跑馬的板，一個是要掣止的。這又有甚麼辦法呢，他兄弟倆名屬阿貓阿狗，平常所見貓與狗的碰頭是難於相容的各各發出鳴鳴聲，當然，貓的體質敵不過狗的，但此時此地的阿貓，卻有着牠本性所屬的「陰電」可能跳過死屍而成爲「屍變」的，是的，他的爸爸一聽到阿狗玩的跑馬仔會將家產跑光的話，老二想到那會成爲事實的，將是白費他對印務館減了廿五扣錢，也拖延夥計們的增薪……到頭來都跑光了，跑光了，想呀想的，老二的臉色變得有點難看，太太也揩着眼淚分辯了：

『這都是你！這都是你！年年過年時，人家贈予公司的日曆都給你統統包「攬」拿回來，連脫得精光的妖精圖也虧得你一起「扒」回家，累得今天家裏像個甚麼樣，現在看到地面的是一部份，他們還有不少，都是歷年來積累的，要麼，統統「挖」出來給你看看？』

說到包「攬」和「扒」，他老二是商場老手，當然不反對這樣「不擇目的」，而祇對自己有利的的手段。所以，以「虎父無犬子」的說法，即使是「阿貓」類虎的，原也希望

他將來比老子的手段強。就是阿狗，原意不是當牠做普通的守門狗，而是期望他是「比主人更兇」的狼狗。而今，他兄弟倆，竟在不經不覺的情況下，反而像把做爸爸的積累「挖」了出來，未免有傷天理，將來的家產怎安得？

『在我手上，要得，要得！』

老二的橫思斷想給匆忙衝到面前的阿狗吵醒了。

『在我手上……大兄的一堆日曆，都是一日一張的，都是準備剪做毬子的。』

接着，阿貓也氣急敗壞的搶白：

『證據就是這塊板，都給跑馬的跑光了，跑光了。』

阿豬和阿牛都對他兄弟倆睜大了眼睛，那不是怕他倆會在爸爸媽媽面前打起來，而是驚奇於搬出比想像中更多的日曆有巨型的、有案頭活頁的、有七彩美女的、有彩色石印風景畫的、有名人山水的、有電影明星的、有西洋美術裸體畫的……都是多年積累的。

做爸爸的默不作聲，隨手執起一個磚一樣厚有八九寸見方的巨型日曆翻翻，翻出新的一頁寫着四個相當起勁的楷書字，印好意頭紅色油墨的。

於是，他向太太苦笑了一下，也便着意地指向這日曆新的一頁。
——恭喜發財。



一九七三年、二月、綠廬

波瀾

管賬財副李三，挺沒趣味的把左手撐着半邊腮巴，要打瞌睡又似閉目養神，但睫毛不時的掀着，看樣子倒像打量一件事似的煞費思量。

做一行，怨一行，生活總是惱人的，別人家沒有當過財副，說是養大孩子做財副才夠高尚。話兒說是不錯的，好像做打雜，做估俚，總是要受日曬雨淋的，估俚鏹也少，財副呢，是在「烏必」的電風扇底下過活，多麼風涼寫意。

事實呢，做管賬財副的，身受到的感覺，是挺厭煩的，一天到晚對着那些阿拉伯數目字，所耳熟的是打算盤的「滴答」聲，跟稍微不同的「滴答」壁鐘聲伴和，總夠刻意的搞到頭昏腦脹了。

賬是天天要結好的，有如人們天天要吃飯一樣。所以，他李三天天必要打醒精神好好的搞妥那些賬目，才算守份稱職。而天天結的賬，卻是天天習見頭家的財富點滴的積累，直至年復年的增加，自然發達，資力也雄厚了。自己呢，依然故我的一個管賬財

副，挺多是到了年終結賬時，給頭家隨意的賞賜一封紅包，這就是要把賬目做到「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天知地知」的所謂「天地盤」程式的酬勞，仍然是頭家大賺才巴望得到的一筆額外收入。雖是數目不多，也是夠縉念的一回事。

現在，他李三就想預支一筆錢備用。在半個鐘頭之前，他寫了幾張條子，都是有關訴說預支情由的，中間祇有一兩張是例外的事。但都因為心情不好，精神又不集中，致寫了又揉，揉了又寫。寫了沒有揉的，卻有幾張散落在賬簿的夾縫裏。釘壁那把電風扇就對這位老同事搖頭，好像預感到事情不妙似的，順便也對案頭那兩個信封吹動，尤其是寫着「沈小姐收」的似受了「唆使」，終極要比空白的先掀掀身向他李三送秋波呢。事情是這樣搞開去的。

在半年前，跟苦悶的「烏必」對開不遠處，有一家把後門的天井開闢為縫紉工場，用的是年輕的女工，起初，他李三不大留意到，祇在日常聽到軋軋機聲。然也不算奇怪，有女人麤聚的處所，便有如堆放魚腥的地方，總免不了惹來「貓貓」意的動物，人呢，更是動物中嗅覺最敏感的一種。

就這樣，在空閒時，他李三也跟同事們到那工場裏去混混，以對門對戶的近鄰關

係，說說笑笑的機會多着呢。而女工當中總會有幾個標緻出色的，也就是古今寫小說的形容爲「情人眼裏」的所見略同，也即是小市民所「鬧」的戀愛追求對象，原是平平常常的事情，但，搞開去就變爲一件大事了。

嬌嬌小小的沈小姐成爲情人的對象了。

說來，他李三是同事中年紀較大的中年人，也已經有了半打女兒的。這樣的，以一個入息有限的受薪階級，家庭生活費負擔已夠吃重了，怎也不該有年青人非份的「追求」想頭。無奈這中年人有他的心事，即是年近半百，養的都是俗人視作「蝕本」的女孩子，基於「不孝有三」的古訓作祟，他早就想討一房小老婆畀他生個男孩子繼後，祇是，向來自覺有入不敷出的經濟情況，事情就一直擱在心裏而已。

可是，在這苦悶的生活池沼裏，忽的從這小工場吹起一點漣漪，他的非份念頭就像沉渣的浮起了，即使浮起的是一根水草，他也會毫不猶豫的抓着它當浮標，認是生活動盪中可把持的一環節。因爲，在他心目中的沈小姐，有一手縫紉的技能，假如能追上她，做了小老婆，那麼，憑她的技能儘可幫助家計的，倘而是有點本錢的話，更可合力搞個縫紉工場做起小頭家來，更何況這沈小姐的身段是像隻母鴨，老一輩的人判爲挺會

生養孩子的產婦型，有了她不愁不會養子繼後了。

一開始，他便比任何人更拚力的去追求。

這件事，說他會成功，未免言之過早，失敗呢，由於利害參半，也很難下斷語。他也挺明白「無財不可以爲悅」和「女爲悅己者容」的定律，所以，到現在他一直爲錢的問題在煩惱，憂愁……

想發橫財中一筆大馬票麼，固然是謝天謝地的願望，但，世事斷不會有這麼急功而圖得到近利的，當然是屬於妄想而至休想的，那末，要得一筆使手頭暫時潤綽的餘錢——難道要鋌而走險的去搶劫麼？不行，一千個不行！而這樣弱質彬彬的財副，根本無能力出此下策的。

來來去去，祇可在自己的職位份內兜圈子。

『厝裏人要生細仔等鐳用，請借支薪水兩個月。』

最先，他寫過這樣的請頭家幫忙的條子，然也很快的想到頭家會質問：年頭剛養過一個孩子，還沒到年底又一個？這個這個，他李三口輕輕的撒謊，說是另一房小老婆養的就夠好了。

——唉，汝呀，平常時，總是怨天怨地，怨生活費重，怨估俚鐺不夠，現在，另有細姨？哼！

頭家可能有這樣的幾句話，把借錢的門堵塞了。還是訴說易得到同情的話好，寫吧：

『天時不正，厝裏細仔個個生病，要看老君，請借支薪水兩個月。』

——嚇，沙結（病）？政府有老君厝，免錢，假如是小毛病，花八角錢去公衆診療所，一樣便當。好好。

頭家的話是真的，理由得不到支持，就改寫吧：

『近日分得政府新厝，需用一筆搬厝鐺，請借支薪水兩個月。』

——這款麼，參商是無所謂，不過，汝知道，當今店員書記法令祇准借一個月估俚鐺……

極有可能軟軟硬硬的求借，所得到的答覆都是諸多推搪和留難的。與其這末的拖着把淚水和一把鼻涕的求乞，不如硬着心腸去巴結「管錢」的舅老爺的好。這鴉片仙算裙帶關係做個財政，原是受了頭家娘「壓力」的好荐舉，頭家本來是不放心的，祇好分

配爲「管錢」不「管賬」的隔離辦法，俾不致作弊。他李三懂得這棋的行法，到現在倒可試試「事急馬行田」的手段，即是串通這舅老爺，配上自己做假數，如有所得，寧願給他享有三分之二，那是肯上釣無疑的了，就算退一萬步的思想：他日不幸東窗事發，舅老爺可先做擋箭牌的呀！

想的幾乎手舞足蹈，靈感也有了：

『唔，沈小姐，你喜歡要金鍊？鑽石戒指？』

對方當然會答得爽朗的：

『嘻嘻，統統喜歡，你大財副，薪水高，又是個……』

有了錢，女的也上釣了，是的，他爲了博取對方的歡心，祇得編造自己的入息好，更是愛情可望專一的「單身漢」，根據他認爲傳統的說法：「人非草木，誰屬無情」，這份追求的願望，自信指日可成了。

但在事件的片面發展當中，那些一同在角逐愛情的同事，紛紛說出一些難以入耳的話，都是造謠和中傷，來打擊情敵的：

『哼，這財副麼，一份估俚鐺，養老婆，養半打女兒……』

『財副仔，餓死老婆黨臭屋，還要不量力的去追女人。』

『這叫做，有尾狗學人跳，無尾狗學人跳，哼，這傢伙……』

『上釣做小老婆的會衰一世呢！』

這之間，對方會否輕信那些壞話，倒是未知數，但，頭家方面不難會直接或間接聽到，這就影響了預支求借，真箇的功敗垂成的了。

『哼，你們有半斤，我也有八兩……』

他想起了，那是有一次，頭家的兒子要去參加童子軍露營，他忙的在頭家耳邊說，童子軍也屬於甚麼黨的。頭家登時給嚇了一跳，便拒絕了兒子的求情。這之後，頭家突然的把他李三另眼相看，作為政治常識的顧問，好像有甚麼風吹草動，便自然的聽他李三把牛當馬講的。

『有了，有了！』想的掙笑一下。

是的，他想要在含有醋意的同事身上打主意，好像找出哪個身上的一根頭髮，可證明是附有甚麼菌的，或者，從哪一塊疤痕的色，可斷為怎樣危險的標誌……這樣的插賊式檢舉出來了，過年時大掃除的工作，頭家滿意了。

這末的靈機一動，他不須左手撐着半邊腮巴了，他挺興奮的決定寫這樣的一張完整條子：

『天時不正，厝裏細仔個個生病，要看老君，請借支薪水兩個月。』

要是頭家對這要求還要推搪與留難的話，那祇好說情「在年終紅包鏰」項下扣除，大概是行得通的一着。於是，他更興奮的寫另一項事情修正了的條子：

『明晚九時半，請到夜總會咖啡座（靠近東窗口處）面告一個好消息，願你聽後給我一個吻。』

由於一時的過度興奮，他忘記寫上稱呼，就在右上角加寫六個親嬭的字眼：

『親愛的沈小姐』。

也算是老同事的時鐘，便在這刻報出放工的時間，更似有意催他到後門沈小姐那兒去。

賬房間的頭家辦公桌上還沒頭家的影子呢。

靈機再動，他該乘便把寫給頭家的條子套在白信封內，外加寫「內詳」兩個字的壓在那辦公桌上便可。

可是，忙中有錯，錯在賬簿夾縫裏的條子有了「出山」的錯處。

老是搖頭似知事情不妙的電風扇，再也無能為力把「唆使」的手法吹起了，吹起了，可又干甚麼底事？

最後，那希望借支薪水兩個月的條子，輕易地錯套在「沈小姐收」的信封裏去，而沈小姐收的呢，則套於「內詳」的信封內了。

錯裏錯覺——明晚九時半在夜總會靠近東窗口的咖啡座上再見。



從菜園來的阿嫲

那矮小的，雖然臉皮像擱在雪櫃裏過久致綳縮了皮的檸檬那麼老醜，但走起路來像要推倒風那樣步伐矯健的伯爺婆二嫲，也就是從菜園裏來的阿嫲——又來了。

開門讓她老人家進入這幢不算豪華的私人組屋的新房子裏，是住年妹（年幼的婢女）水某。這十四五歲從山芭裏來做住家工的小妮子的廣府話雖然耍得，卻沒有說過甚麼客氣話便任從這個伯爺婆大踏步的直入。她記得去年剛上工不久，大約也是這個時候，伯爺婆也來過了，彼此熟了一半，不打客氣話也罷。

伯爺婆二嫲也不客氣的一逕坐在梳化長椅旁邊原是盛茶具用的V型小茶几上，一味抓起那件熟雲紗衫披去抹臉上的汗水，抹得一綹淡一綹醬色，相當於芭場黃坭路雨後給腳踏車輪子輾過的痕跡，有幾點過份積得路上灰塵太多的汗水，在耳後重重的自行墜落在這客廳的「磨色」小磚上，正好跟她鞋底印下來的坭屑混凝為粒粒的小珠兒。

水某覺得這伯爺婆有點奇怪，非開口講話不可：

『奶奶，坐在梳化椅裏吧，坐梳化椅夠舒服。』

『不，不，我去年坐過，坐得熱熱，坐到褲襠濕濕——伯爺婆講得出就講。』

『開風扇吧，奶奶。』

『不，不，行過熱路，吹風扇會傷風，我抹抹汗就得，如果你有葵扇，給我一把撥撥也好——在菜園撥慣葵扇。』

水某嗤的忍不住笑：這山芭婆真夠土裏土氣。

陡的，她想起了從頭家娘嘴邊學來的一截廣府話，值得乘機混和用用：

『要葵扇麼，奶奶，等於問師姑借梳，難咯。呢處係大都市曄。』

『吓吓，你牙尖嘴利，不見你有一年多咯，你學精乖啦，俗話講得好：不看主人先看狗，呃呃——伯爺婆講得出就講。呃呃，你叫乜名？』

『水某。水某是福建話土名。不如叫我做妹仔好啦。』

『喂喂，妹仔，頭家個房外邊有個似似白鴿籠，又似似蜂巢……………喂喂，到底係乜野？』

『係冷氣機咯。』

一提到冷氣機——不先不後，那裝有冷氣機的房門開了。伯爺婆二嬸還在凝神捲她帶在身邊備吸的紅烟時，她的七歲大的孫女小英已經從冷氣房跑到身邊來了，還尖聲的叫：

『阿嬤，你又從菜園來？』

『乖乖，唔，阿嬤從菜園來，你瞓晏覺麼？』她摸着小英那頭「啞啞」裝的頭髮，比自己穿的熟雲紗衫還軟滑。

『唔，』水某搭上去，『讀書讀上晝，下晝就關起冷氣房瞓大覺。』

『媽媽講過——生活享受嘛，阿嬤，菜園熱不熱？菜園有冷氣？』

『乖乖，菜園有天然風，菜園不熱，你睇，阿嬤吹慣菜園風，七老八十，飲得，食得，走得，一年到晚一件熟雲紗衫，不冷，不熱。似你喎，細細粒，歎冷氣，歎到似粒熟唔透白茄……但係長得高高啦。』

到這裏，小英恰恰跑去小便。水某也就鬼靈精怪的附在伯爺婆二嬸耳邊談密偈：可以想像得到的，是不外勸她不要說那些不中聽的話，否則，這小英等到媽咪回來會學舌

的。

『怕乜野，伯爺婆講得出就講。』

有點像人細鬼大的水某，再聽到「伯爺婆講得出就講」那句話時，她心裏也就明白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半蹊蹺。可不是麼，去年這個伯爺婆二嬸從菜園來時，她的兒媳倆對話，避免講家鄉話，每每講她老人家聽不懂的華語，這正如有時對着讀過幾年書懂華語的水某面前，這夫婦倆又噤哩咕嚕講紅毛話呢。

『這伯爺婆真有趣！』

水某想從伯爺婆二嬸身上找些有趣標誌，但又怯於自己是個當下人的住年妹，而她到底是朱頭家的親媽，如有對她老人家失禮的話，到頭來還是自己吃虧的，究不如想想去年的趣事好。是的，去年伯爺婆二嬸到來時，朱頭家曾跟太太在閒扯閒談中提起：她老人家是知書識字的，講起道理來，好似受過教育的，可惜她沒有進過學堂堂坐坐冷板凳，要不然，她不會輸給眼下當教員的女人呢。

『車！舊式女人，挺多像上一輩的老古董，會唸幾句「太上感應篇」呀，「明心寶鑑」……你就以為了不得，比衰眼下當教員的女人啊！』

『你當教員，我無意將你去比，不過是我口快快……』

這當子，也許朱頭家嘻皮笑臉的神態足夠討好太太沒反感的，便說說笑笑的繼續下去：

『你猜猜，她老人家在後生時有個甚麼花名。唔，她花名叫「炮仗引」。炮仗你是知道的，炮仗的「引」就是火藥的導火線，這條「炮仗引」祇要一點火就著，意思是祇要有人一點她，她便可著意的觸類貫通了，而唯一不好的是著火後的炮仗，每每捺不住爆起來——唔唔，當她認為對人對事有着過不去的地方，總是會爆的，乒乒乓乓是她的炮仗頸性！』

『當心呀，』太太一臉正經的指着丈夫的鼻尖：『有一天，這老年炮仗會爆發她的火藥脾氣，在你身邊，朝你頭頂，哎喲，不得了，乒乒乓乓了，你會驚叫起來！』

『笑話，笑話。她老了，爆不起了甚麼陣仗。不過，她老人家在後生時挺好學是眞事。好像說，她祇要有機會便拿起書呀報紙之類去死啃，啃不上口的字句便逢人下問，問到識也明白爲止，啃呀啃的，給她可以隨便從報上啃出一段新聞，可惜的是她祇懂得執筆幾個簡單的字，而又是不成句法的，尤其是出嫁後給家務拖累而至眼下老了時，使

到以前曉得寫的字畫也生疏得可笑。』

這時候，做太太的確也在笑，笑的樣子卻是輕蔑的成份居多。

『呀，比如說，』朱頭家要舉例了，『當小英剛讀幼稚園時，她教小英寫人字，這，恰好在小孩面前鬧了笑話。原來她寫那個人字，不先寫左邊的一撇，而偏偏先來寫右邊的一捺，更是裝得人不像人，入不像入……小英便說阿嬤教人家寫錯筆畫也走樣了。你道她怎樣的答辯——』

咯了咯半乾的嗓門，朱頭家學她老人家的嚴肅喉底：

『你呀，人仔細細，識個屁！人字麼，不管先撇左，或者先捺右，一樣寫成個人字，一樣當人看待！何必一定要裝裝整整才算個人！壞人裝整成個好人，好人就無地企啦！人呀，祇要撇就撇，捺就捺，橫橫豎豎一樣穩，這就不失爲一個人。記住：人呀，千萬不要偏，人一偏就變做斜人，呃呃——伯爺婆講得出就講。』

『講你個頭！』太太分明聽到激動了，『小英聽得懂麼？哎，枉你也是吃粉筆灰的，又是搖慣筆桿給人家叫做文學呀甚麼家的，連幾句單單打打的話也聽不懂，哼——』
『你有成見，你有成見！何以見得是單單打打！』

『哎，祇要你把從菜園那邊接過來奉養，我擔保她不會說這些單單打打話，更不會連我也單打！』

『這叫做婦人之見，兩代人之間過不去的成見……』

這倆口子初似在搞甚麼對口相雙聲的，水某聽得似懂非懂。但見倆下都面煥爛，總是有點不快意吧，加上多了水某從旁邊呆呆瞪着，這倆口子便嘖嘖咕嚕的雙雙進入冷氣房裏去……

『啊，真有趣！』

水某像做白日夢的讓雙手朝嫩白的腿子上拍了又拍，伯爺婆二嬸嘴角那捲紅煙的煙灰都給拍聲震斷了半截，等到散落在衫襟裏時，累得拂拭不迭，順勢也關了對方一下眼角。

這當子，小英蹦蹦跳跳的問起來：

『阿嬤，你今年從菜園來，有帶菜園雞，菜園木瓜，菜園雞蛋……來麼？呃呃，妹仔姐姐話，你叫菜園，妹仔姐姐叫山芭，妹仔姐姐住在山芭，有山芭雞，山芭木瓜，山芭雞蛋，阿嬤今年有帶來麼？』

「乖乖，阿嬤今年空手來，一條身來，「隆幫」人家走埠羅厘車來。「帶東西好艱難」。隔鄰惠州嬸講到我怕麻煩，更講話今時不同舊時，舊時出入自由，今時要討「派士卜」，而且限住一兩個禮拜。哎哎，一個地方，話分兩頭，阿嬤同你至親也變做兩地人，正如同你阿爹是母子，今時已是兩地人，疏遠啦……」

小英的小腦袋點了點，但又搖搖。

「乖乖，」伯爺婆二嬸摸着小英那「啲啲」裝頭，摸到自己的掌心濕濕，「哎，我講的話，就算你聽得不多，伯爺婆講得出就講，講阿嬤同你生疏囉，如果不是年年有清明節去拜拜你阿爺……我真不想從菜園來！舊年嘛，你阿爹剛剛搬入這幢新樓……我也剛剛從菜園來，菜園雞，菜園……有的我自己省下不吃，帶給你們……而你媽咪不喜歡我……你阿爹一樣面木木，一樣對我冷冷淡淡，你媽咪對我行前指後，好似厭我帶來一脚沙泥，帶來一身熱腥氣……哎，今年嗎，阿嬤本不想再踏入這幢新樓，但想到摸摸你乖乖的「啲啲」裝頭髮，就似有攝力把我脚步攝到門口，我就大踏步直行直入……呀，你長得高高啦……」

「阿嬤，阿嬤，舊時你帶來菜園雞，好呀，媽咪一邊食，一邊口口聲聲讚菜園雞又

嫩滑，又鮮甜，鷄骨都嚼到蔗渣樣爛，真可味，阿爹呀媽咪都話最好阿嬤下次帶多幾隻菜園鷄來，但，指定由我細蚊仔講，阿嬤，你有帶菜園鷄來麼？講真的！」

這趟輪到伯爺婆二嬤點點頭，但又搖搖頭。跟着，低下頭抖了一口大氣，才有搭沒搭的又捲她帶在身邊的紅烟。

兀的，有鎖匙開門的「滴答」聲，水某悟到可能是朱頭家夫婦倆會有一個回家的，便趕忙竄到廳堂後躲躲，也正可聽候吩咐呢。

意外的，開門的不是朱頭家夫婦倆，而是一個小姑娘，小英眼快的走過去叫聲珍姊，伯爺婆二嬤有點奇怪的瞟了一眼，心裏打了幾個問號：

『她是誰？有鎖匙自己開門進來？多熟落呀！』

僅僅一瞬間，躲在廳堂後的水某也聞聲走出來，但見這兩個小姑娘交頭接耳，就算聽得到講話也是聽不懂的，這樣，過了一兩分鐘後，水某從房裏檢來一件紅色毛絨外套，叫珍姊的拿了便轉身走，小英卻嚷着要跟她去：

『珍姊帶我去，我要講畀我媽咪知，話阿嬤從菜園來，叫媽咪返來……』

水某照例哄小英，也說她的媽咪打牌厭她阻手阻腳，會被刮耳光的，做阿嬤的也好

好歹歹隨聲勸止，但小英已像跟尾狗的跟到門外去了。

到這裏，伯爺婆二嬖扯着水某坐下，不住の間長問短。水某呢，倒怕事似的不敢出聲。

『怕乜野？好似我——伯爺婆講得出就講。』

等到水某想起他老人家不會在這裏就攔多久的，便放心的相信講一下也不會有是非非的，於是，水某輕輕聲的說：頭家娘有空喜歡串門去打牌，尤其是在星期六學校半天放假後便不回家，常常直落通宵，今兒也許就因為捱不了莊家那强有力的冷氣機的冷，而且預備捱通宵，又懶得回家拿那件紅色毛絨外套，祇可把門匙一起委托珍姊代勞了。

『唔唔，』水某邊說邊比起手勢，『學生的功課……一大疊呀大疊，常常由朱頭家幫手改，改到三更半夜……唔唔，頭家娘懶得理……朱頭家自己又要寫文章……』

『哈哈。』

伯爺婆二嬖笑到那雙眼給繃臉皮包得似隻「水餃」，連嘴裏僅有的兩支門牙也差些沒掉下來。水某卻着急的似聽到自己心頭卜卜跳，真悔不該讓她老人家笑呢！

就在這當口，要命的「各各」敲門聲，敲得水某的腦靈蓋聲聲着痛，敲門的可能是

珍姊在轉身之間忘記甚麼事的再來，急不擇暇由小英着手代敲門，這，比如說，未帶齊頭家娘需要提神吸的薄荷烟，而至醒腦的驅風油……也可能是朱頭家昨晚做筆墨工夫太夜，今早匆忙出門時忘記帶門匙……呃呃，總會聽到這哈哈笑聲而驚奇的，後來，免不了是是非非的責問。

『怕乜野呢，我伯爺婆講得出就講，好，我去開門！』

開門進來的，是一個衣著不見得怎樣光鮮的中年婦人，瘦稜稜的，比之屋角裏閒擱的掃帚柄差不了多少，手里卻挽起兩隻肥鷄，挽到一邊身子有點似負重的偏側了，也可見到指節間現出一綹絡繩子勾勒過的粗痕，而那兩隻肥鷄剛給放在地上便撒了一片「倒提虐待」的冤氣屎，地面有圖案美的「磨色」小磚就變做畫家筆下的調色板似的。

『都是從菜園來的麼？』伯爺婆二嬸見景生情的想開去：『是那一門的親戚？』

畢竟自己是人地生疏的，不便硬撐頭皮去招呼，而水某像驚魂已定的迎身上去了。

『鳳姑。』

『頭家在家嗎？』

『未下課。頭家娘去打牌。』

『這位奶奶是——』叫鳳姑的對伯爺婆二嬸點頭爲禮。

『是阿嬤，從菜園來的。』

『哦哦。碰得巧，既然頭家不在家，我……無時間等……哦哦，你來……』說的向水某招手：『我同你講幾句話就走！』

這之間，水某的頭臉對着比她高五分之一的頭臉，一上一下，一照一應，聲線弱到無可以再弱。伯爺婆二嬸雖是跟她倆距離僅幾尺遠，也祇感到像看無聲電影的直覺眼前的動作吸引人吧了。

『我會講，會講，』低低的頭臉向上應承着。

伯爺婆二嬸做了送客出門的工作，不意，這個客竟站着對她講起鷄經來：

『我帶來兩隻正是色無打針鷄，太子都不會食壞。奶奶，你家大少爺正是一個挺講究的食家，口口聲聲讚無打針鷄夠嫩滑，夠鮮甜，大少爺就不同啦，哎唷，講起來似乎折口福，她正可跟時下一些人的鼻孔出氣，說甚麼食打針鷄的男人會變太監呀天闔，甚至絕種呀絕種，咒詛賣鷄的絕子絕孫。哎唷，奶奶，我正是做這門生意，時下生意淡，多少是受折口福的話影響，而你家大少爺到底是個食家，又是知書明理的，所以，我一直

多少是受折口福的話影響，而你家大老爺到處是個食家，才大分給我的話，

希望大老爺對於折口福的話是不會寫成大文章的，這就值得我一心一意拿來兩隻無打針雞來孝敬孝敬……奶奶，我這番話你聽得入耳麼？搞吵搞吵，有怪莫怪，我走啦……」

這個客真的講完就走，真的有點奇怪，但又怪得有點味道，回頭，關好門了，她伯爺婆二嬸便扯着水某並排坐下，擺個像對小孫子那麼溫和的神態談開去：

「這兩隻雞長足肉，夠嫩，夠肥，如果我從菜園帶來，相信不會比鳳姑的好。鳳姑常常來麼？」

「常常來就慘咯。」小小年紀的水某，說得眉頭打了結，然後輕輕的抖口氣再說：「廣府話好似講『泥水佬住爛屋，裁縫佬着補衣服。』賣雞的，自己嚼不到雞骨，祇靠借『大耳窿』錢……別人家呢，得到肥雞孝敬，保證無打針也食到厭有雞屎臭味……」

伯爺婆二嬸已聽得懂是誰的討厭，同樣的，也相信平日在菜園裏聽來的話，好像假期裏回到菜園去的一班學生哥，都說她的兒子朱先生是當地有名堂的文甚麼家，學生哥都讀過他的大文章的。但是，學生哥他們說甚麼寫大文章的人也是放「大耳窿」債的事實，說是跟那些大文章一樣出名的，也就等於說，放債的手法跟寫大文章的筆法一樣到家，所以，學生哥說，人家承認他的文章寫得好，放債的事跡也給掩飾得好好，有如巴

結奉承和鑽營的手法，始終比壓制呀格殺甚至出賣老友記的手段來得冠冕堂皇的。

『祇要你伯爺婆多去幾次，多見多聞，就知道更多……』

學生哥的話還有許多值得想開去的，但一經講開頭的水某更是愈講愈生動：

『鳳姑有名佷鷄鳳，本來嗎，佷鷄鳳在北刹賣鷄賣鴨搵餐食不難，但係自從人家話食打針鷄無益之後，生意就比較差，借「大耳窿」錢就不能按期畀利息，利息畀不出就常常先孝敬一兩隻無打針鷄來啦。所以，我話「常常來就慘啦」！佷鷄鳳剛剛就吩咐我對頭家講這個月畀不出利息叫「道隆道隆」……奶奶，頭家回來，你千萬不要講我多嘴……我有点怕你——伯爺婆講得出就講。』

『傻女，有些事，講不出，叫我怎講！你怕乜野，我擔綱，你祇管講，不用怕！』
伯爺婆二嬸說一下，幾乎隨手拍一下胸口作有力保證的表示，這可逗得水某又忍不住說現成的事實了。

『你問過我那個……似似白鴿籠，似似蜂巢……那是冷氣機呀，係一間叫甚麼冷氣機公司搬來，聽講話欠朱頭家一筆「大耳窿」債，到最後還差一千幾百元利息，由於生意不好，還不出利息，就搬一個冷氣機算事，保家一年修理免費呢！』

『哈哈，舒服，舒服！』伯爺婆二嬸沉着氣說，『剛剛小英學講……講……講話
「生活享受」，我受不了……』

『奶奶，你受不了！』水某在這裏說的像是華語翻譯的廣府話，說得有點結里結巴巴的：『頭家在冷氣房裏寫大文章，呀，正是了不起，常常有一班甚麼家的……我不曉得講。是講寫大文章吧，有的是……是頭家娘說甚麼老編的來，大家巴結在一起，往往有甚麼老友記給出賣了，一脚踢開了……這類的話我聽過不少，但總是講得不好，尤其是緡做廣府話……奶奶，你聽得懂麼？』

『識——識——』是漫應，但不是冷漠的。

是的，伯爺婆二嬸早已有「知子莫若父母」的「先入爲主」的認識，也得力於平日在菜園裏聽學生哥的繪影繪聲的說，使得這個被兒子形容過「好似受過教育」的上一代女人，聽多了反而沉默起來，吸了幾口紅烟，還是低下頭不做聲。

水某望着這個慣於「講得出就講」的伯爺婆的神態，也兀自低低頭的想，想到自己講的話太多了，少不免有些觸痛她老人家的，這，雖是小年紀不曉得甚麼叫做「交淺言深」的忌避，然如今後悔也是多餘的，但也因爲自己有一般心事的激發，講多了也正夠

舒一下氣，可惜自己心裏的事還未傾吐到，這老人家的神態已使人放心不下了。

『奶奶，』水某試探似的對着伯爺婆說，『我……剛剛說一大堆話，如有衝撞你：

……』

『傻女，』說的笑笑，『你講得好，我喜歡聽，不過，我聽得多，那條氣就不順了。不關你的事……』

『關我的事，我要講講，你願意聽麼？』

對方點點頭。

於是，水某噤着喉，說是那年下了一場空前的豪雨，家住低地的山芭遭大水淹沒了，養的牲口，種的蔬菜……都淹沒了，素日，老爹已是靠「大耳窿」錢過活的，一旦遭遇了這場天災，借朱頭家的「大耳窿」錢，本呀利都還不出了。後來，頭家娘說是可憐她的便招到家裏做住年妹抵債，做這份白白做的工，三更半夜也要捱罵，碰着頭家娘輸了麻將回來，她便做了消氣袋，還要服侍吃「消夜」……哎哎，哪年哪月才能抵消這筆「大耳窿」債？才能抵過這人質？

『不會太長久，不會太長久！因為你老爹還是有氣力，是麼？有氣力可以重新耕

芭，種蔬菜，養牲口……俗話講得好，「天無一日雨，人無一世窮」，祇要肯賣氣力，不輕易低頭唉聲嘆氣……總有一天，「大耳窿」鬼就不敢再上門做那沒良心的吸血勾當！到頭來，「人定勝天」，不是「富貴由天」——我伯爺婆講得出就講。」

「奶奶，你叫我……叫我老爹，叫天公「道隆」麼？唉唉，舊時人話：「天若有眼，蟹無橫行」……唉唉——」

「混帳！古書講得對，呃呃，是哪一本書，記不了了，總之是講話「貪窮非命，天公無靈」！叫「道隆」無用！呃呃，你有讀過書麼？我講得有點似拋書包，你了解？」

「我了解奶奶「講得出就講」夠心爽口直，我祇讀過幾年小學，命苦……命苦的人做住年妹，命苦的人被壓在「大耳窿」鬼的錢眼下……」

「你被壓在「大耳窿」鬼的錢眼下麼？好，我問你，你自信有氣力麼？你知道你比螞蟻大得多，你見過壓在大石下的螞蟻麼？嘿，祇要大石下有一線罅隙，螞蟻尚且求生，就會強頑的爬出罅隙去，你明白麼？「大耳窿」鬼的錢眼壓住你，你有氣力就要學螞蟻的尋罅隙，到頭來，螞蟻爬得出，你比螞蟻大得多，有氣力，當然爬得出……你自信有氣力麼？」

到這裏，水某鼓足勇氣力力的應諾：

『有！』

意外的意外：伯爺爺二嬸的反應神色是低沉的，更沒有「講得出就講」的氣息，只會把一根指頭塞到嘴裏去蘸些口水，然後把那堅硬的指頭在另一張茶几上畫寫，寫得似搭棚匠的架竹桿，緊緊的一根接一根。起初，水某見到寫的是一直，跟着一畫，又一畫……有如隔壁二叔婆那個爛賭鬼買十二支所寫的「十一」那樣子，但，再看下去，「十一」之下又寫了一直，在一直旁邊再一畫……

在錯愕的一閃眼間，這張茶几寫出了口水拖帶的一個「走」字。

『走！』

從水某顫震的兩片薄嘴唇之間流露出這個也是顫震而單純的字音，顯而易見的，伯爺爺二嬸那頭參差的白髮也受波動似的俯就，硬朗的頸柱骨也扭得「滴答」有聲。

『你走回山芭去，幫你老爹耕芭，養牲口，雖烏糟躑躅，不比住大屋舒服，但你有出頭……』

『頭家肯放我走？我……』

『放你走？發夢！』伯爺婆二嬖斬釘截鐵的說，『你自己走！』

「走」漏了風聲——門鎖又突然「滴答」的響起來。

水某像條泥鰻的滑進客廳後，伯爺婆二嬖則依然擺出那個老樣子：慢條斯理去捲紅烟。

『媽——』開門進來的第一聲，站着，『你又從菜園來，剛到——？』

『唔，』淡淡的輕烟隨口而出。

『媽好，』給水某剛坐過的梳化椅有點熱燙的感覺，屁股便移了移，呼叫起來：『水某倒茶來！唉，家裏有用人，常常無人用，真是——』

『唔。』這下子應得相當低沉的。

那當口，水某端了一杯熱茶來，年紀小小的畢竟少了含蓄甚麼的，叫人好容易看出她的神態有點別扭了，於是便給責問：

『你剛剛坐在這裏』，說的是華語，怕媽媽聽得懂是難為情的，『難道連茶也不倒一杯招待奶奶嗎？動動你的手吧！』

『你，要講就講，何必噤哩咕嚕講外江話，怕我識聽麼？』伯爺婆二嬖講得出就

講。

『媽，你誤會，佢係別色人，祇有講外江話比較達意。』

『混賬！佢識雜色話比你多，剛剛同我講過一大堆話，我知道——』

這個「講得出就講」的伯爺婆二嬸講得水某幾乎急出了眼淚來：萬一「剛剛同我講過一大堆話」的話講開去，無疑的，她水某有了講是非之罪，等到伯爺婆走後，將不免受到責難和懲罰的了，怎生了得？幸好，對方吸完了最後一口烟丟了那濕烟蒂時，卻笑哈哈的指着水某了：

『呢個妹仔真好，剛剛同我講過一大堆話，樣樣都合我心意，呢次我返菜園去，要帶佢去做我契女，免得你激心話「家裏有用人，常常無人用，」大家好！』

『媽，佢有父有母，父母捨不得……』說的隨手玩着火柴盒。

『哦，原來你知佢有父有母，那你有得到佢父母同意……同意做「住年妹」……：……』

『媽，你遠在菜園來，而且一年來一次半次，怎知道一家有一家事……』

『我知，俗話講得好，「生得仔出，得知仔心肝，」我偏偏知！別以為我一年祇從

菜園來一次半次……』

到這田地，她水某懂得「講得出就講」的伯爺婆將有着過不去的話要發洩了，這，母子倆口兒的家事，作爲一個外人的「住年妹」，該是避開少惹是非的好，何況，這伯爺婆的態度已有偏袒她水某的傾向呢。

做兒子的也在這一刻有意要離開：

『媽，我要去換換衫，你先坐坐。』

兀的，伯爺婆以手示意制止兒子起身，也示意水某乖乖的坐下來不要走。

『你，免換免換，媽一年來一次半次，對你換衫不換衫，祇是外表，媽不是特地從菜園來看你外表。你外表實在好，我在菜園的日子，從一班放假回菜園的學生哥嘴裏聽到，你靠一枝筆出名，寫大文章，寫做人的大道理，雖是口口聲講仁義道德，你更是處處著墨在表揚正義，擁護真理，反映現實……而處世呀交友的宣揚所謂「言」與「行」……一直在反禮教，反道學，反乜，反物……真是外表冠冕堂皇，得人敬佩，大名鼎鼎的大乜乜家呀！多少嘍囉小卒跪着對你稱臣，多少人捧你抬你……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你的腳下給排擠，給壓制，更甚是在你恃勢時給扼殺……但無妨，因爲你的大文章掩

飾過去了，所謂「文過飾非」，正如你放「大耳窿」債出名，也因為你的大文章掩飾過去了，你呀，文章是文章，做人是做人，所謂「言」與「行」，言行必須一致，那是說，你慣於「假手殺人」或者是「借刀殺人」，天呀，這冷酷陰險手段，雖然有你的大文章掩飾過，但不能掩飾人家的耳目，掩不過你的言行不一致，你呀，你不識言行爲何物，枉你爲人師表，你呀，誤人子弟，在你筆下，所謂描寫現實，描寫人生，描寫社會……有你朱先生在，在在都是笑話，笑話……」

想不到「講得出就講」的伯爺婆嘴邊的兒子，就是別人所稱讚的而她水某前所未聞的笑話人物。這笑話人物仍然在玩火柴盒，祇見他雙手蓋着那火柴盒，好似叫人等着瞧他親手揭開箇中祕密，笑話將是更多呢。

是的，說是笑話的人不笑，才是大笑話，他不祇不會笑，祇會沉低眉頭，老半天吞吞吐吐的說：

『媽，媽，你……過不去嗎？不舒服？到冷氣房裏歇歇吧，歇歇就好——』

『我……我伯爺婆「講得出就講」，越講越舒服，叫我剛剛冷氣房，我一定舒服，你呀，一定瞓得舒服？而人家做冷氣機生意，借你「大耳窿」債，你就把人家冷氣

服，你呀，一定馴得舒服？而人家做冷氣機生意，借你「大耳窿」債，你就把人家冷氣

機抬回家歎世界，這個世界偏偏有這種人，不理人家死活，祇顧自己舒服，你這種人，縱使文章寫得好好，有屁用！斯文掃地！呃呃，眼前你又可以睇睇：地下那兩隻肥鷄，是假鷄鳳剛剛送來孝敬你，又是「大耳窿」債叫你歎世界，真難得咯，你夠歎，講到打針鷄乜乜物物食壞人，人家假鷄鳳呢，一年到晚，嚐不到鷄味，因為呀，欠你「大耳窿」債……好在，今年我從菜園來，連鷄毛無半條帶來，免得你疑神疑鬼有打針……」

到底講話太多，伯爺婆打住了話便捲紅烟吸，乖巧的水某也倒茶來，兒子便有插話的機會了……

『媽，你又誤會，你每次從菜園捉鷄來，我叫免免免，可留俾舅父家裏人……』

『真好聽呀！』停一下，吸了一口烟，『既然你有心提起舅父，我也有意講講你舅父。講起來，當你還未做教書先生時，生活有問題，那時，你舅父在菜園……養鷄鴨，種蔬菜，總算兩餐混得過，我常常去探望探望，住一月半朝……後來，你做教書先生了，也成家了，本來，我不想再去拖累你舅父，想不到有人厭我老，話我讀過幾句「太上感應篇」呀「明心寶鑑」之類古書，就指我「論盡人間」難相處了，我覺得兩代人難相處，就識想點，避到你舅父菜園那邊去，卻想不到環境變遷了，兩個地方變做兩個國

家，出入要討「派士卜」，而我也同你分家了！本來，住菜園，早起早睡，空氣好，陽光好，替你舅父看顧一家上上下下，你舅父當作「家有一老，猶如一寶」看待，實際呢，對我老骨頭也有裨益，精神也好，但是，講講本心話，我還是記得有一個兒子跟我分了家，是我捨不得的親生骨肉，雖然有人厭我老，厭我「論盡人間」……哎哎，祇要你舅母不厭我，我不厭菜園，我是優優游游過日子的；無奈，你舅父多兒多女多累贅，偏偏養養鷄鴨，種種蔬菜……入息跟開銷一年不如一年，我覺得老骨頭也拖累了你舅父。哎哎，開口都有話：割肉不離皮，是嗎？我可以倚憑我兒子，無奈兩個地方變做兩個國家，兩家人又分了家，至親骨肉也祇好叫我一年見一兩次，好像清明拜山……哎，我不怪你無母子情份，祇怪你當年枉我辛辛苦苦攻你讀書，挪挪借借同你成家……，如今，你祇會寫所謂大文章的文章，背後則做出言行不一致的事……我「講得出就講」雖然你舅父生活不好過，而我仍不想得到「討人厭」的接濟，總是想到菜園是個好地方，菜園裏的人手節起繭，腳生鷄眼，是真正樸實勞動紀錄，可以一眼看得出的真人真事，比起你在白紙上面堆堆砌砌的所謂人物的人物不同，哎哎，縱使用你的宮筆寫來的人也是騙人的人，比不上菜園裏的真人真實，哎哎，我「講得出就講」，越講越覺得舒

人也是騙人的人，比不上菜園裏的真人真實，吵吵，我一講得出家講」

服，嘈吵是嘈吵的，但總比你嘆「家裏有用人，常常無人用」好聽得多，因為你直到此時此刻，連茶也不親自斟給我……」

『媽，你誤會，你統統誤會……』說時，他摸摸西裝褲袋，『媽，我手頭剛剛有發一個月薪水——幾百塊錢，也有些稿費呀，數目不算少，你就拿去用吧。』

『哦，你現在用錢來收買我「講得出就講」那把嘴麼？我不要，我嘴硬，做人一樣硬，我不要施捨！』

『媽，別誤會，不是施捨，你……你拿去……拿去……』

這當子，一疊紅紅綠綠的鈔票，從兒子有點顫震的手塞到伯爺婆那硬得像木頭雕成的指節間，真是格格不相入，祇見一推一搪，一招一揚，在水某的眼下起了撩亂的波盪，有如從朱頭家消遣時玩玩的魚缸裏看到的金魚，哦，同樣是紅紅綠綠的，好容易叫人想起魚是可以吃的，但這些紅紅綠綠的金魚卻是中看不中吃，這些紅紅綠綠的鈔票同樣是中看不中吃的……然而，她水某家裏的老爹就是少了這些紅紅綠綠的鈔票，才把她水某放過家去做「住年妹」……要是，老爹有了這些……這些紅紅綠綠的……鈔……票……真箇像俗語說的「門前無債主，家中無病人」的了。

可是，一陣間，她水某像受了濃烟刺激的，眨了眨那雙酸澀的眼睛，眼眶裏充滿了淚水，自然而然的點點滴滴流落地面了。

湊巧的，伯爺婆二嬸在推搪之間，兀的瞧到那雙濕漉漉的眼睛，這，到底她是個嘴硬心軟的女人，見世面也不算少了，所以，登時眉頭一皺，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便中止了推搪的動作，更一反常態的說：

『嘻嘻，錢，錢，錢。既然你出得手，我就少講句「承惠」收了不算爲過！哈哈，我收……我……收來做件好事……劫富濟……濟你……契女你拿……拿回家畀你老爹算賬，算算還清「大耳窿」債夠不夠？不夠麼，我耳上有對金耳環。講到金耳環，如果照老例做去，將來我伯爺婆「百年歸世」時，應該留畀媳婦，可惜有人老早厭我一脚沙泥，一身腥氣，當然，戴在老身上的耳環也有泥氣，一定討不得人家歡喜，究不如趁未死先送契女還「大耳窿」債較實際。契女，你拿去，你走，你跟我走，走……』

伯爺婆二嬸還沒得到水某的同意，便擺出像鄉下人所謂「標參」（綁票）的強硬手段，順手一拖幾乎把水某挾在膈肢窩下，再一回身來個像盤馬的架步，然後扭扭硬朗的脖子，才把緊握着鈔票的手去指揮呆裏喪氣的兒子開門。

脖子，才把緊握着鈔票的手去指揮呆裏喪氣的兒子開門。

門一開，粗手粗脚的伯爺婆二嬸剛把扶着的水某篩出門外，卻跟進門的別一廂人等撞個滿懷，但當她的老花眼下映過紅色毛絨外套，來不及辨認時，身邊已有小英的尖叫聲了：

『媽咪，從菜園來的阿嬤……阿嬤……』

伯爺婆二嬸更來不及對疼愛的小英說聲乖乖，轟的關門聲已把那尖叫聲隔住了，聽去比在麻將枱邊叫媽咪愛惜還嬌痴：

『阿嬤……從菜園來的阿嬤……』

一九七三年五月稿

啼笑紀畧

大日子真箇是好日子。高家今天做大日子。

那幅張掛在門楣上的大紅布給風吹得輕飄飄的，好似代表主人家向道賀的人客打恭也作揖那樣。

賞光的人客早就到了不少——都給請進客廳裏坐。
真熱鬧。

熱鬧的客廳充滿了嘻嘻哈哈的錯雜聲，有如多了些逐腥呀臭的蒼蠅趁着北剎鬧汎一起營擾的，一股濁的人氣混和着。

在人客心目中的小少爺出現了。這無異客廳裏閃爍着一顆金鋼鑽，光亮的電燈減了色。電風扇卻搗得怪爽颯。

小少爺是給一個山芭婆模樣的中年女人抱着的，這山芭婆的打扮有點似甚麼節日裏所裝飾起的一頭牛，太俗裏俗氣的。唔，准是看顧小少爺的娘姨，至少不認識頭家娘的

所裝飾起的一頭牛，太俗裏俗氣的。唔，淨是看顧小生長的媽……

也不會當她是小少爺的娘來看；同樣的，她手裏抱的孩子即使不認識也可斷定是小少爺無疑。

人客們幾乎有共同的觀點：這小少爺也似高老頭家那末好福相的。唔，對了，「早生不如遲養」，大家都似乎要爲年近花甲而又有大把家產的高老頭家祝福的，也該對娘姨手抱着的孩子叫句少爺才好。

可是，誰也沒真的叫起，爲的是主人家高老頭家正忙於接客——當他面前叫才夠人情味。稱讚卻免不了：

『噲，真靚仔！』

總是那一套，又一套——

『眉清目秀，唔唔，一表好相貌。』

祇是那個所謂小少爺的孩子始終沒有賣誰的情。抱他的山芭婆更是呆呆的。要不是了解到被人捧時該擺這樣的態度，那就是小家人樣的不識抬舉了。但，人客們並不覺得沒味兒，反而是表現客情很好的去逗小少爺笑。

當中有個白髮的老傢伙，像是個被派出的代表，挺挺誠懇的欠着身去通候：

『你叫乜野名？真乖乖！』——他忖測孩子多是學講廣府話的。

祇是那個所謂小少爺的孩子卻怕人家的賞臉會上當似的，可先瞞瞞牛樣打扮的女人的表情，才又順勢的瞞瞞有個拖着山芭婆衫岐的孩子，這樣便像有了默契的，竟由拖着衫岐的孩子發言回答了：

『細狗弟，唔好講名畀人知。』

這分明講了：給抱着的分明叫「細狗」。這也使得人們原先像生在額角上的眼睛看低了，看這拖着人家衫岐似的骰子樣小的「小鬼」，竟想扳親的冒認做小少爺的哥哥。這「小鬼」也許是娘姨帶來的自己的孩子，但，不管是誰的孩子，人客們都以爲孩子取「細狗」的名是想做狗樣粗養粗大吧了，高老頭家想也不能免俗的。白頭髮的卻爲這點辯護：

『虎父——無——狗——仔——』語氣拉得挺莊重。

然而，擺在人客們眼前的，卻是這兩個孩子的模樣兒像個孿生的，年紀都在兩歲上下，至少是年頭搭年尾生的，也跟山芭婆的模樣兒像個餅印印出來的，愈看愈像樣，像是普通來吃喜酒的普通親戚。認錯了，大家都幾乎叫眼冤，而也值得互相打個安慰眼也。

是，是主人家高老頭家沒有在身邊，否則侮辱高家門楣了。

白頭髮的老傢伙還是做人客的代表：挺挺不滿似的對着那「小鬼」擺個虎臉，更恐嚇地捋捋袖口……

『哇——』

那「小鬼」真的給嚇倒了，也一直响着吹哨子樣的嘩嘩聲，一直在地上打滾。

牛樣打扮的女人所抱着的孩子也打滾到地上一樣的嘩嘩聲。

這之間，人客們都以爲玩笑開得好，都哈哈的笑了。

高老頭家夫婦倆卻驚惶的趕過來，好似這客廳裏鬧了火警，那臉色更似雖沒有給火灼着而感到肉痛的。

『哎喲，作孽，作孽！誰使你啼啼哭哭。哎喲！』挺緊張的把打滾的抱了起來，『哎喲！』

頭家娘痛在心裏，高老頭家倒識趣：

『又是跌倒，沒事，沒事，別再啼啼哭哭吧——世叔世伯們不喜歡呢！』

很快的，人客們都像染上流行性感冒似的：不是覺得頭暈眼花，便覺得呼吸有點逆

喘的，衝動的更活似渾身熱烘烘的臉紅得像發燒……說真的，有過一陣間，大家都不敢面對高老頭家夫婦倆的，彷彿大家都帶到法庭上混充犯人的讓原告來辨認，便連頭也不敢抬高了。

對着孩子的啼啼哭哭，高老頭家可暗地裏埋怨太太的失於看顧的，而這孩子有幸的給收養在大戶人家，吃得飽，穿得好，可說是脫胎換骨的了。叵耐這孩子老要啼啼哭哭，老要呼叫親生的娘，娘來了就乖了。這使得收養時太太聲明的「賣仔莫摸頭」的需要斷絕母子關係的話失了效，更甚的每次娘來，總是帶了比孩子大十多個月的細狗的哥來，又是孩子最親娘的小兄弟。爲了這，太太也得聲明，是說要管束細狗的哥叫孩子做少爺，娘也要裝個傭人樣的叫；另一面，也要教服少爺不得再叫哥哥和媽媽，是該直呼大狗，阿嬌的……。

在做大日子的今天，爲了使孩子好好笑笑，就特意的請了孩子的娘和大狗來的，而太太也有從旁看顧的責任。怎曉得這好好的打算，卻是惹來討厭的啼啼哭哭，孩子的娘也不知到哪裏躲懶去？弄到這田地！

孩子依然啼啼哭哭，也呱呱叫：

『媽媽呀，媽媽呀，我要跟……跟……大狗哥玩。我要出門口，跟……大狗……哥去玩。我怕——』

『怕甚麼，都是世叔世伯們。乖乖叫世叔，世伯！』

『爸爸教你，聽到麼？』頭家娘覷着臉說：『媽媽抱你，抱你畀世叔世伯沙央沙央（愛惜）。笑啦，笑啦，要好好笑。』

『對呀，世叔世伯們喜歡小孩子笑，笑，笑！』

這下子的空氣好似聽到電訊報導膠價扳漲的——後市看起，好機會總會有的。既有轉機，就非投機不可。

『班尼，班尼（有本事），哈哈。』

『嘻嘻，哈哈。』

『哈哈，班尼，哈哈。』

給人家逗笑的小少爺卻沒有笑。

人客們都嘻嘻哈哈的盡情笑了。

憑天理良心說：人家有酒有肉的款待一頓，不該笑也要笑笑，才算是做人應有的禮

貌。

笑得到家的像給人搔着膈肢窩那樣不怕害臊的。在有錢人家裏大笑一場，面子增光呢。怯一點的，老是邊笑邊清着喉嚨咯不了的，似要憑這樣的一笑，可請高老頭家「逼」債勿太過，但喉裏總是咯不出甚麼的。世故的，則笑得臉上肌肉沒動，模樣兒是巴望高老頭家看在這面上的誠實表情而慨然做做「坐山」的。

都笑出了冷汗……

有個三寸釘樣的世叔就手摸着額角，好似要把自己的個子摸長點，讓他出人頭地講個索笑的故事：

『我說，』劈頭就怕人搶了奉承權的。『初試啼聲，已知英……英……英呀？對了，已知英雄。你們可知道小英雄剛剛做了一齣好戲麼，是廿四孝的老甚麼子娛親的，在堂前打滾……主人家老興當不淺了，哈哈。』

白頭髮的老傢伙另有見地：

『高家文曲星，文曲星。』

這像開口咬着舌頭的——傳到人們的耳裏卻是甚麼「聞哭聲」，連高老頭家也聽得

不大舒服，不對勁了。

『這個麼，』白頭髮的掃掃人們的臉色，『我發現世侄有一表好相貌，是大富大貴的，文曲星托生的——文曲星就是狀元的一顆星，這個麼，俗語說得好——呱呱墮地哭一聲，好醜都是命註定……』

『哭你個老鬼！』

是頭家娘青着臉的罵，也把手朝對方的鼻頭指過去——這就恰恰當了命令的使小少爺打出手了。

——拍。

『哈哈哈。』小少爺破涕爲笑了。

人世難逢開口笑。

被打的沒有臉紅，反而幌着那個白頭似要再逗那小手掌打的。

『班尼，哈哈，嘻嘻。』另一個哨牙的世伯伯險些兒沒笑掉那床哨牙，裝個小丑臉，『打是疼你罵是愛，哈哈，打是疼……』

人客們都笑得篩起像煮熟狗頭樣的一嘴牙，那熱情也似競選的支持者——巴不得把

小少爺扛到頭頂以表示崇愛的。

小少爺卻硬要落地玩，抱的拘不過也怕惹啼哭的就放縱了，更輕輕的放點家長樣的口氣：

『成家這孩子真是——哈哈。』

經這樣的一笑，卻惹得站在旁邊那個「阿太」型的中年堂客也笑了，她吃慣搖錢樹這門軟米飯的，拜神拜佛也忘不了「成家之子遠去他方，敗家之子……」那類話。於是，她忍不住驚奇的咕咕笑：

『成家，咕咕咕，成家！』

『嗯，他高家的血脉都取個成字派呢。』頭家娘怕人不懂的來個註譯：『成人的成呀！』

『好一個成家，他日成人長大，可不要忘記投一筆——』

白頭髮的在摸摸下額，似乎以他做慣保險經紀的經驗：他將在成家的身上做一筆保險。好像叫高老頭家保幾萬元教育費的險，這又是可扣除所得稅的，高老頭家一定願意，比如說，在今年裏，高老頭家養了成家這個兒子可扣所得稅七百五十塊錢了，值得

值得，也抵得今晚的宴會開銷的，關於這點有很多話可說，可是，高老頭家夫婦倆爲了忙於接應人客，這件保險的事可沒機會先行提起的了。

『好一個成家——他就是成家，成家就是大狗的弟弟。哈哈！』
笑的把摸下頷的手臨空一揚，那不是要當衆宣佈甚麼大事的，而是想起剛發生過的事丟開了。

『噲，你老先生又想做一筆保險的生意麼，』是三寸釘的打交道，『啼呀笑——可以保險？』

『你是……笑我給小少爺打了一巴掌，惹得慣要啼啼哭哭的小少爺也笑了麼？』
『哈哈。』

『……啼也好，笑也好，何必太認真！這個社會本來就好笑……』

更好笑的，突然有誰「噓」的做了一聲暗號，竟把白頭髮的老傢伙呆住了話把。

原來那個牛樣扮的女人又抱着一個孩子跑回來了，看真的，也有同樣個孩子拖着她的衫岐，而後面多跟了一個頭家娘。

都不會看錯的。

她們要穿過這個客廳。

再有一次給白頭髮的做代表的機會，他同樣挺挺誠懇的欠着身去跟拖衫岐的孩子表示親熱。是的，這個一定是成家少爺，不會錯的，白頭髮世伯伯不會再弄錯的……給抱着的孩子可更不會錯的呱呱叫起來：

『哇——大狗哥！白頭……要捉你，捉你，捉你……你。我，我踢……踢白頭……』

說踢的可不客氣的亂踢亂踢。

人客們望着那踢亂了的白頭髮而笑。也迎着孩子沒給制止的越踢越得意的樣子而笑。

『成家這孩子真是——哈哈』。那是婦人愛切的嬉笑。

再多一次笑出冷汗的機會……

笑空了肚皮是對的，等會可多喝幾杯喜酒，更可多涮一大頓，這才不會辜負主人家的一場盛意。

門外——一樣熱鬧。有堆野孩子望着高家裏做大日子嚷嚷鬧鬧而跳跳，笑笑。

門外——一樣熱鬧。有堆野孩子望着高家裏做大日子嘰嘰開開而踮踮——笑。

『呵，呵……』

慣於穿附大戶人家的一陣甚麼風，更是做到「買上不如買下」的巴結着張掛在門楣上的大紅布，倆下就祇管輕飄飄發出脅肩樣的諂笑……。



閒情

儘管家裏人慣叫那張帆布躺椅做躲懶椅的，他季先生吃飽晚飯後，卻是一點不偷懶的躺在椅裏讀報。

『泡咖啡，阿——』

讀報的咖啡癮起了，想叫工人阿嬌去泡，可又叫不出名字。但從張開來的報紙側面的偷偷看出去，又似乎有個阿嬌的影子擦過：那不高不矮的身段，穿着黑軟軟的甚麼綢的衣服，老是款擺着腰肢，比起太太那像屎蟲般臃腫的樣相，確實中看得多了。中看了，鼠起的眼睛已不屬於讀報的貫注了，祇管作上上下下的打量。

『我叫阿娟。』

這銀鈴般的女中音，從讀報的半斜的側面拖出一串垂涎，慢慢的落到地面發出了似笑也似輕蔑的「嗤」一聲，便幻起一縷挺無聊賴的白烟臨空招搖，惹得他季先生冒着劇烈的嗆咳，才發覺地面的烟屁股給涎沫著濕了。

烈的嗆咳，才發覺地面的烟屁股給涎沫著濕了。

眼下——可沒半個人影。

是的，叫阿娟那工人阿嬌，已於上星期給太太辭掉了。之後，也僱來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好像叫蕙玲的。但她上工以來，季先生祇見過一眼半眼：那像嫩綠的葱，苗條中帶點秀氣的，作爲香料的看法總是對的，香料是刺激甚麼慾的，總比阿娟吃香，也比阿娟之前任何一個所謂「自梳女」的工人阿嬌吃香……

『太太這女人——』

想來，太太這個女人的氣量比針眼兒更小更淺。可不是麼，僱用工人阿嬌就不會有大大方方的態度，更是一不洽意便辭掉，寧可在一個月裏換一兩個也不感到小氣可羞！他季先生呢，剛認得哪個蛋臉有甚麼媚態，哪個有特別吸引人視線的蜂腰……都比屎蟲般臃腫的太太中看，都是三朝七日便給辭掉了。

於是，街坊裏有些好事的說了不少閒話，給季先生漸漸的聽到耳裏，叫人不曉得是該氣抑該笑的。

——這女人十足腌腌臢臢，貓兒跟她相處過也脫毛呢。

——也有一說：男的對阿嬌……總是像貓兒嗅到腥……

——不會的吧，那夫婦倆都是斯文人。

——咳咳，這個社會別看斯文人不斯文人，祇看多賺幾分錢，活得飽飽暖暖的，總免不了思甚麼慾的了。

——所以曄，女的索性要請年老的阿嬤，但又嫌做事不上勁，請年輕的卻不放心……年輕的……

想起了年輕的，他季先生着實感到心情也年輕了。相反的，像屎蟲般臃腫的太太卻像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婆那末嚕嘛，嚕嘛到蒼蠅也自動飛走了不休止的。這本是太太做人的缺德，是她個人的壞品行，萬萬不該拖累到做丈夫的也受到玷辱，受到不名譽的流傳，更難抵受的是這嚕嘛的常常無端生事……

『是哪，糟糠妻，糟糠妻，捱到有餐飽飯吃便變做黃腫腳——不消蹄（提）了。』
『別多心吧，太太！』

『我多心？你才多心！人家說的對呀：拜神拜佛可不要保佑丈夫的生活好過，爲的是生活一好過就多心咧。』

『太太，我……我連出街也少，從哪里見得我多心？』

『太太，我……我連出街也少，從哪里見得我心？』

『正是這一着……』

『這就難說了，家裏的事……』

真是——一家有一家的事。

這些箇家事，說來，簡單似乎不見得怎樣簡單。複雜麼，也不見得怎麼複雜。正因爲家事的家事有這微妙的關係，那就算是個明鏡高懸的青天大老爺也受理不了的。這使季先生想起了一句名言：

『幸福的家庭同樣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咳咳！』

他季先生的家庭比別人的家庭夠稱得上幸福的：公一份，婆一份，斯斯文文在土庫里當個「先生」的，每個人的入息少說一千也有八百塊錢。有這樣好入息的家庭，又是僅養了兩個孩子的，自然過的是優越生活。比如說，街坊裏的人就有不少羨慕他夫婦倆的上館子吃喝啦，看電影啦，每逢周末或假日的找個尋樂的好去處啦……都是非一般人所能望想的事。

就在年中例假之前，太太打算在未來的三個星期年假當中到聯邦渡假去的，心目中 also 認定有冷意享受的金馬崙高原爲第一目的地，等到冷夠了，不妨折回波德申去嘗試海

灘的日光浴——這是最理想不過的行樂。

這也因為太太的身體過於肥胖。醫生說她正害着心臟病，需要好好的休養，也該盡可能找些賞心樂事去調劑生活才好。太太自己也似覺有點心病，好像容易失驚的害得心兒卜卜跳，憤怒時則是呼吸逆喘得似整個心離開了人體樣的。有人說她給家務累壞了，有人卻以為是家事傷了她的心。俗人以俗人的看法，就有甚麼「心病還須心藥醫」的直覺般的可笑主張，難怪醫生斷定是沒有醫學根據，也不會相信中國古方的所謂服食「硃砂燉豬心」可鎮心的說法。實情的，有心病的人不可能做粗重的工作，也不可能使精神上受打擊的操勞，最好的自然治療法要好好的注意起居飲食，該及時行樂……

「……唔唔，先到金馬崙……」太太滿懷高興的正式提出了旅行計劃了。

「好的，到那時再說好吧。」

到了真的假期時，太太眼看相約成行的都出門了，正是急不及待的催促丈夫打點行程的時候了。

「去金馬崙？」問的笑笑，「你有旅館住？你可知道別人家在幾個星期前，已定好了旅館方去得成的麼？」

了旅館方去得成的麼？」

好在季太太也有第二個理想好去處的：

『那麼，福隆港也好，這也是個避暑勝地哇！』

『哼，虧得你才會想到住這些山頂小地方！我麼，我寧願住檳城升旗山。那兒正是鬧中取靜，也有它的海島風趣。去時，還是乘郵船的好——你沒乘過船，給你得個乘船航行馬六甲海峽開開眼界的機會，不是更好麼？』

太太確也給誑住了些時。

那時候，做工的阿嬌，正是那個不高不矮的身段，穿着黑軟軟的甚麼綢的衣服，老是款擺着腰肢的……

『阿娟！』

家裏有着這樣的阿娟供使喚，體己一點說，他季先生卻覺得「在家千日好」的了。而太太的出門似志在必行，也再不能把她哄得着了，那就管她獨行獨往吧，橫豎有兩個已懂事的孩子做了隨身的私家暗探，怎也不「怕」了。唔唔，他季先生所「怕」的事，也祇好在太太面前裝作不「怕」，理直氣壯的另有一番話把可說：

『這幾天我害着傷風，連出門也懶了。太太，還是你去好了，我正好閉門靜養也讀

讀書的呢。』

『哦，我去！那麼，兩個孩子誰看管？難道你要我帶了兩個孩子一起去？』

太太臨末的一句話正中季先生的『下』懷，不禁隨口漫應了：

『唔。』

『這樣，我祇得帶阿娟同行，因我沒有七手八臂可看管兩個孩子的。』

恰恰吃了一驚：

『怎麼？這可不是多了一份旅費？太不合經濟原則呢。』

料不到太太卻因此『怕』起來，心頭卜卜直跳的到口唇邊：

『哦，原來你——』

原來這樣就惹來了一場吵吵鬧鬧。

遭殃的阿娟給辭掉了。

太太的旅行也不成行。

正如每趟辭掉了工人阿嬌一樣：太太不得不權充個工人的做着家務。甚麼洗衣熨衣呀，打掃地方呀，燒飯呀，甚至飯後的洗碗洗碟也不可能差使孩子代勞的，一句話，是

呀，打掃地方呀，燒飯呀，甚至飯後的洗碗洗碟也不可能差使孩子代勞的，一句話，是

甚麼樣的家務都集在她身上的。她呢，一天忙着應付土庫裏的案頭工作夠忙了。這樣的平空加上了那末多的勞什子工作，簡直要了她有心臟病的命。也說，受事煩困擾的人挺容易動肝火的，那末，太太的嚕嘛也更來得厲害，呼吸也更急促：

『你：你：，舒服啦，飯吃飽了，躺：躺：躺椅上，躲躲懶，看：看看報。難爲我：忙得：要：命。』

『來來去去都是你自己太小氣，太多心所累。自作自受，怨誰？家醜不可外揚。太太，你還是安靜點吧！』

『吓！你：你幫不得：一手，還：還說：風：風涼話，甚麼家醜？我：要外：：外揚，看：誰的醜。』

『太太，你我都是斯文人，你可算——不是無知婦人。』

『你就一直：當我是個無：無知的，當我是隻豬：：豬，嫌我胖：：胖胖的，是麼？』

『怎麼，這些話給傳到外邊去不怕丟人？你我的面子也不好過呀！』

『我不會：想：到面子好過：：不好過，也不怕丟：：丟人。橫豎我：：我會給你：：』

你氣死的，要不，也會給家事累死的。」

是季先生始料所不及的：太太吃飽飯在廚房裏洗碗碟時的吟吟沉沉，竟發作咆哮的間罪，也是自從阿娟被辭掉以來鬧得挺兇的一次，眼看爭辯下去也辯得不清不白的，反而會激發她的心臟脈搏的急跳而至突然停止的，這究不是玩意兒。好在給他季先生想到有個小姑娘蕙玲來做工了，這樣的有工人供使喚勞作，無論如何不會使太太再爲家務負累的。於是，值得提出安慰了：

『都是家事，平平常常的家事，太太，算了吧，今兒可不是已再用了個小姑娘的麼，你不需自己辛苦了。』

『哦！苦……苦就苦在……用了這個小姑娘，虧得你仍然多心，多心在這小姑娘身上……咳咳，我多麼苦心……苦心的用這……小姑娘：每天聲明當你出門後才上工，當你……你回家，她放工，我自己甘願代她做未了的……的工，避免你……像貓兒嗅到腥！咳咳，都是我命苦……苦，終會給你……你害倒的。』

聽的也苦起了苦瓜樣的臉，頹然的先倒在躺椅裏，索性張開了報紙把臉孔遮遮掩掩過去。

過去。

意外

真是——說來夜長夢也多。年青人林中竹總是心頭嘮嘮戀的，想三想四，想錢想銀想女人。

當包含滿是世故神氣的陽光爬進這個散仔房時，他還是懶得睜睜眼，耳邊卻似有點風：

『剛到晏晏，馬車路有大把銀紙執呀，哼，你執輸啦，你這種大食懶，蛀米大蟲』。

他懶得理會是真的。轉轉身，昨晚在酒巴裏喝的酒還沒過氣，那個女招待還乜着眼勸飲呢。

牀前，跟他打瞧面的玻璃鏡，卻是最先的打起小人物那樣的三角臉裝點鬼怪的樣相：

『你呀，不信鏡也該信信玻璃！這是個酒色財氣的社會，祇有行險才會僥倖……你

是有作爲的。』

這像臭味相投的諍言，使他睜睜眼皮也舐舐口角，好似混歌台時得到由台上跳到台下的脫衣女郎分給他一粒糖那末得意。於是，他霍的起了床，又去瞧瞧玻璃鏡。呵，他的臉孔給照得飽飽滿滿，比之十五晚的月亮也不會遜色的，難怪說他要行桃花運呢。交運了，但不稀罕賣啤酒的女招待，也不喜歡脫衣女郎，這兩種女人祇夠玩玩，玩夠了，即使在她們身上鍤金龜，定是會白花了氣力的。要麼，准得淘一口古井，或者碰上一個有錢佬的愛女……要享福即使享不得一世也要享大半世才夠舒服呀，何況，在這個社會裏，有錢的漂亮女人正多着呢！

他心頭一輕，自然意會到自己是小生型的美男子，難看的臉部「鬚髻如戟」，討厭，該天天把牠刮得乾乾淨淨吧，但又費工夫，不刮麼，漂亮女人見了會掩面溜過，真是討厭也夠煩惱。就在不久之前，他買了一把兩三寸長的純鋼小刀備用，這鋒利的小刀子，他是心愛得寸不離身邊的。

『唔唔，有時刮刮，刮得容光煥發，那個女人不鍾情！』他吹起了口哨，有了個譜：『一宗才子佳人的桃色事件。』

於是，他心神髣髴的穿上了西裝褲，而等到對鏡摸摸下頷時，可又把小刀子放回褲袋裏去了。

『大清早，鬚鬚特別硬，該到外邊買塊香香的肥皂才可刮啦！』

那個打起了小人物的三角臉的玻璃鏡，一直似陪相公逛街的家丁，看到有女人時總忘不了擠眉弄眼的。他林中竹的眉毛鬆了，這樣子正夠吸引着好些對他流口水的女人了，這小生型的美男子該笑了呢。不錯，在他的睡床上，那些跟毛毯子一樣凌亂的言情小說，正在微風的吹拂下，爲他翻開了才子佳人的一頁，這一頁，他熟讀了，將來更能輪到這熟人做了書中的主角……

他是個少做事的祇講究享樂的地道青年，他以爲做事等於替人做牛，不論大事小事和輕呀重的，他一樣認爲「困身」沒意識的勞作，即令委任他一份閒職，他也怕「困身」，他祇要閒閒蕩蕩的追蹤熟人，東借幾塊錢，西借幾塊錢，或者捧着一段甚麼言情的小說，去窄着喉嚨的唸給女招待或脫衣的聽……又是撈到一點了，管她們聽不聽。有時湊呀拚的一篇艷文，卻會撈到她們怕「洩露身邊瑣事」的一筆意外收穫。然而，這些這些他都祇認爲是過渡生活的行運，他最大的慾望是行運，行運時，老天爺會賜給他「有

錢有銀有女人」的滿足享受。

『我這個小生型的美男子，又是個才子，在這個估俚埠裏可少有呀！』他平時是自負到出口的。

可以說，他是不懂得生活在這個社會裏，要勞動，要做事，勞動做事的才能過活。有時，混事做確乎也叫人嘔烏氣的，好像，有真本事的，沒有裙帶關係，或者是不善鑽營吹拍的，往往混得筋疲力竭也活不好，但也應該一樣的守着本位謀生活，絕不可能像他林中竹的靠老天爺賜甚麼的運氣；更甚的，像他的自以爲是個才子的肚裏有了墨水，實在，這肚裏的所謂墨水，挺多是糞菜式的一節管一節，絕不會跟這時代任何一節流通的。

然而，他的過渡生活仍然惦念着有好運氣的一天。

『……到外邊……』想的笑笑，也摸摸下頷。『……外邊可碰到……腳踢一疊鈔票，有個癡情的戀上了。』

真是——玻璃鏡對他陪個祝福的微笑。

到這裏，他仍然心神髣髴的把雙手慣勢地插在褲袋裏，踱呀踱的出門去作「量地使

「了。」

機會在等着他。

瞧吧，路上穿梭地跑着各色各型的風車，好像使他先認定了，將來有機會要買的，有轎式的、有流線型的、有賽跑的……烏呀綠的顏色，光熨得照到眉目清楚的。

『哼，要自己動腦筋麼！要開到身邊來才夠……』

真的，驀地有輛掛了L字牌的車子從他身邊擦過——有驚無險的沒意外。

『慢點吧。』他摸着褲袋又抹抹下頷。『我正在想呢，這末快就開到身邊來！』他在笑。

在眼尾，他也似乎在見到，那個開車的女人掀起血紅的嘴在笑呢。

笑得好！這年頭兒，學開車子的確是女人的時髦玩意兒。而自己有車子的，考車又有優先權。對了，他林中竹將來有了車子，一定要教太太開車。

他靠近馬路邊跑，低頭想着美好的心事。

又一輛車子擦過他的身邊——他又是屹然沒動。

開車的又是一個塗得口唇血紅的女人，這車子沒有掛L字牌的。唔，這個漂亮的女

人，要不是貴太太便是有錢的小姐了。她開的車子雖快快的擦過身邊，車子也雖夠大，可是沒有撞倒他林中竹，運氣真好呢。瞧吧，那個開車的已認輸了：她那把頭髮紮了一個結，好似從舊式連環圖畫上看到敗將的丟了頭盔逃亡的樣子。

『車禍的意外事件常是這樣發生的。』

想得過份得意的，心跳也脚步浮了。整個身子像虛虛渺渺……

砰的一聲，他給血紅的嘴吞掉了，天幸性命保得住，他給轎上車……住過了醫院，又移到大戶人家裏了。他祇消睜睜眼皮，便可看到那張血紅的嘴在看護，在小心的體貼這小生型美男子的調養……

『這叫——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啦！』

於是，他林中竹有自在飯吃了。這消息一洩露出去，專門搞桃色新聞的小報還刊他的照片，照片下加了兩行似通不通的標題，渲染這段靠「碰」出來的韻事：羨煞才子抱佳人，溫柔不住住何鄉。

幾分鐘後。

他定神了，摸摸褲袋又摸摸下頷：

他定神了，摸摸褲袋又摸摸下領：

『鬚鬚沒刮，臉也沒洗呢。哈哈，表錯情，搭錯線，錯過了機會啦！』

像這樣的冒險機會，是隨時隨地都會碰到的，要碰麼，就該碰貴太太或小姐開的大車子。好了，他林中竹該回去洗個臉，也把鬚鬚刮得光光彩彩的。之後，得再在這馬路邊，瞪準了哪類型的車，哪種女人開的，瞪準了，瞪準了，拚上去一碰，千萬不要給碰死，祇要碰出一些意外便好了。

『吃自在飯啦，享福啦！因禍得福的美人在抱啦！』

兀的，袋褲裏那把兩三寸長的純鋼小刀子，竟像是個急功近利的傢伙那樣蠢動了，好在慣勢插到褲袋裏去的手夠抑制它，有福是會同享的，何必急急？事實呢，想回家的心也夠急了，急得那脚步已有點衝動不正常的樣子，心急時，脾氣自是壞的：當有甚麼車子再擦過他身邊時，他總是賊眉賊眼的瞪了又瞪好像要打劫或者是暗算甚麼的……然而，事情有時是非人所能料得到的。

是突然的有輛車子擦過他身邊，煞了車，也迫他停了急亂的脚步。

起初的一閃間，他瞧到這車子也是「巴基」（家用）型的，祇是甚麼地方多出了一條東西，像女娃兒紮在頭頂巍巍搖搖的毛辮子，也像摩登車子所附設的收音機的天線。

怪呢——可瞧不到漂亮的女人開車。

再一閃間。

他的視線已給兩個從車裏出來的人擋住了，也很快聽到打馬來話的命令着。

『站着，不要動，提手！』

六神之中缺了「定神」，提高了手後，面青了。

是的，他甘願做個情俘，不願做無線電警車的受盤詰者。

『倒楣！』還在怨自己的不對：『大清早，鬚鬚沒刮，臉也沒洗……但我還是個清白的好人呀！』想的把腳頭一蹬。

『不要動！』

可是，褲袋裏那三寸長的純鋼小刀子在腳震震的影響下——牠蠢動得有點失常了。

這就是馬打的著眼處。

新法令是身上帶兩寸半長的刀子便屬犯律例的。

『不要動！』

小刀子搜了出來，呼喝的更嚴厲了。

小刀子搜了出來，呼喝的更嚴厲了。

他偏偏要動。動機是正常：他想搶回那把小刀子回去刮鬚鬚。
祇是，他那雙手已被動的給手鐐扣上了，一動也不能再動。



名望

小小的冷氣寫字間，坐着幾條有份量的大漢，模樣兒都是面紅耳赤的，要不是有些個因高血壓而形成的，甚或是剛喝過酒的酒精作怪，則是鬧過意見的可能性高，叫旁人看去就活似要苦鬥的一盤蟋蟀，祇要有人插手去拿些幼細東西如絲髮之類撩撥撩撥一下，噤哩呱啦的吵鬧將是冷眼看看蠻有趣的。

『真氣壞人，敲來敲去敲未通，』李經理卻在忙着撥電話，盛氣差些要比這寫字間里的冷氣還要凌人：『這混蛋接線生——混種小姐總是講 engaged，如果是食吾頭路，吾將炒……伊魷魚。』

『慢慢來！』老蘇慢慢啣着汽水，有意是緩和空氣的，『慢講炒魷魚，這款廣告鋪，吾做財政有權打限打限……』

『吓，打限？報館向咱們進出口公會收鋪，不會尋到汝財政老蘇厝里去，』利會長挺着意的噴着烟圈。

挺着意的噴着烟圈。

『大家該知道，』一聽這外江口音的華語，就知道李一文不得已於言：『報館刊登社團賀詞之類廣告，大多數是先收費的，我做副財政的也就隨手付清了。』

『對對。』利會長把烟蒂「嗤」的弄熄在水盂里，然後一板一眼的說：『當今，咱們有需要講講，是責任問題……』

『責任？』李經理連烟也不吸的搶着分辯了，『汝意思是……吾做正總務該負責？嘿，撞着鬼，列公司電話久久敲未通，嘿，公會電話又是鳴鳴鳴……氣壞人！』

『大概也有人打電話去質問座辦，唉，座辦難做。』李一文分明有意思再說閒話。

『無難做，吾……滲社團幾十年，大大小小滲有十個八個，說來無撞着今日代……至……』

李經理說完，怕在座各位提不起精神似的，便分途勸人抽煙，於是，那濃厚的煙味漫瀰着這小小的冷氣寫字間，彷彿剛發生過拋擲催淚彈的，害得那些埋頭公幹的財副對着這幾條大漢有點濛查查……

『會長伯。』老蘇拐個彎，『今日代至……吾先講講，吾無讀甚麼冊，實實在在吾

名——蘇水龜寫不出，吾「沙烟」(簽)仄祇寫簡筆——蘇水圭。』說時把指頭蘸口水往枱面畫，『十萬八萬有錯領，無錯笑，正寫蘇水龜實實在在有幾筆幾畫，應排第幾名？』

『對對。』利會長笑起來，『人，食生意飯，汝，吾……算在裏邊：算紙幣比寫字「班尼」，對麼？咱們名譽會長列老先生呢，伊做生意講賺紙幣，走社團講要名聲——排名先後是名聲有關。但是，汝人看，當今列老先生大名排到幾乎押尾，還有，那個得寵細姨鍾無艷，真真押尾，太太笑話囉，人人知道，當年鍾小姐在列公司裏做女祕書時，別講伊名排押尾，就算無排出來也無所謂，當今就不同啦，伊名排到押尾，等於壓低列老先生名聲。這，這，將來免想名譽會長再出紙幣——咱們的會要建新會所呀。』

利會長提出要建新會所的話，其中出錢的內定人物，列公司的列鶴齡老先生正是財團種籽之一。

由於不大懂得講方言，李一文插話的機會便不多，祇可打開當天刊登賀詞的報紙算算那些大名的筆畫多少去排遣時間。而這件事的來龍去脉，他李一文認爲是一齣鬧劇吧了。原來那位被賀的副會長水頭家，本是一向安居在政府的組屋裏的，碰巧那些組屋在政府大力提倡「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下，這就輕易的屬於他自己的產業了。這「喜訊」

虧得他在董事之間傳開去，還想董事們聯名在報上刊登「大廈落成」的賀詞，使他水芋頭的大名有機會排個大字印在報紙上，是值得慷慨的約定宴請董事諸公大涮大吃的，這麼着，董事的大名也好出出風頭，正合互相吹捧的一回事，就這樣，刊登賀詞的事竟然一蹴而成了。

這當子，會裏的座辦是個剛「履新」的學生子，根本不懂得這個社會是方呀圓的，祇本着有的是一手「書卷氣味」，竟把賀詞中的大名用筆畫多少爲次序的排了出來，在別的場合裏，比如聯合編撰一本甚麼書，這手法或者跑得通，似是平易的，但在行幫社團裏，大人物有的是鈔票，要的是名譽地位，誰的名跨過頭了，是天大的損害，比業務上躓了一交還嚴重……而座辦就犯了嚴重的一着……。

兀的，電話聲響起來了，李經理忙的拿起聽筒，惹得利會長睜大了眼，財政老蘇的嘴巴也劈得大大的。

「哈囉，是……您列老……大人有大量，這類事是……是落在吾做正總務……身上，是……是……是失職，不過，這個座辦……太豈有此理！座辦是副總務李三荐舉的，太太……哦哦，再會再會。」

在不快意的情況下，電話掛斷了。

『是名譽會長列老先生來的電話麼？』利會長搶先問，分明是「裝蒜」的邊講邊笑。

『列老先生有甚麼話講？』老蘇氣咻咻的，『當然，鏹……出鏹有問題？』

『當今，不是講鏹，講得太早……當今是講名聲……』利會長好像是對自己說的，『將來建會所是……』

是在這一忽，冷氣寫字間的門給拉開，走進兩個年青人，都是李一文認識的：高個子的王小二是大發有限公司的董事經理，另一個黝黑的王老玉，則由於老父退休，也剛當起新發財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重任。他倆也是進出口公會的董事，廿把歲的年紀已是值得吹捧的名人之一，這一來也該有「苗頭」了。

『哈囉。』李經理最先招呼的。

『哦，世侄，世侄！』利會長堆着一臉笑意的起坐，一一握手爲禮，也照例請坐，客氣的敬烟。

『今天是甚麼大日子，你們開巨頭會議呀！』王老玉坐下來先開口。

『嘻嘻，』李經理未講先笑，『無講是開會議，祇不過三幾個人講講今日出報紙

……報紙代……至……』

『正是像李經理講出報紙代……至，相信兩位世侄有看過……』利會長這刻是着意的說了。

李一文隨手把剛摺疊好的報紙拿出來，也翻出那段登賀詞的廣告放在枱上，但仍保持緘默。

『是這款代至……代至。』財政老蘇翻開廣告指着列鶴齡的名字，對王老玉說：『汝人讀冊多多，大學生嘩，算算，列鶴齡三個字有幾筆幾畫？實實在在應排第幾名？』
『哦，紅毛字頭應該是A B C D排起，唐人字該是百家姓趙錢孫……哈哈……我在香港時祇聽過電影明星爭排名，爭到十分有趣，想不到……』

想不到王小二搶過來插嘴：

『你就覺得有趣，我嘩，今早剛得好好，不到十點鐘，想不到姑丈打電話來把我吵醒了，講外邊有很多人嘍哩呱啦，嚇得我一跳，以為鬧出人命，我就想，懶得去管死呀活的，有錢便搞掂，後來到「烏必」辦公，又接到不少電話，都是一樣講外邊有好多人都嘍哩呱啦……』

『噤哩呱啦就是爭排名出報紙，我老爹也同樣接到不少電話……責備我去搞？』王老玉搶回頭說。

『哈哈！』王小二狂笑了，『請問在座各位商界老前輩，這款事應該是學生意人口脛「爭錢不爭氣」好？抑是一般性的所謂「爭氣不爭錢」呢？噤哩呱啦到底要搞啥呀！』

大家都「裝蒜」不做聲，事實，王小二說話的真意，大家都心里有數，但，過一會，利會長不得不說：

『唉，世侄，汝兩人不愧是個大學生，講得好好，笑得好好，不過，以第三者的眼光看看，汝兩人應該有話講，應該大講大笑，因為汝兩人排頭二名，而別人排個末尾的，可氣得「哭父哭母」，代至就艱苦艱苦呢！』

『不過，不過，』李經理咯咯乾喉，『不過，做座辦的「馬魯」（剛剛）上任才會刊出汝兩個大名：王小二呀王老玉。如果落在吾手頭，吾當然寫做羅倫斯王，湯瑪士王，是對？因為汝兩人在做生意時，所簽名都是紅毛化，試問，紅毛化的名排第幾名？恐怕不祇排第十九……』

『這個，這個……』王小二有點生氣了，『你管不到是大名呀小名，我入會時用的名有權起用……座辦用得對，用得好，外人管不到我兩人在家裏叫「阿二」呀「阿玉」，或者是日常簽名「羅倫斯王」呀「湯瑪士王」……』

『該輪到我王老玉說吧，實在呀，無可爭，無可怨，以姓名筆畫多少爲次序是最公道，好似我王老玉筆畫多一些，就輸畀我老友記王小二，排第二就排第二好啦，怨乜野？』

『世侄，世侄，風涼話人人會講，但汝老爹王查某大名，當今排出來就比汝老友記王老玉阿爹王亞釐排頭，汝老爹會講風涼話麼？會多笑幾聲麼？』

『這個這個，我返「烏必」辦公以後無聽到，也懶得理，我現時不想越講越離譜，我想重複再多講講：當今該是「爭錢不爭氣」好，抑是「爭氣不爭錢」呢？』

就在這一忽，電話聲又響起來了，李經理又是忙的拿起聽筒：

『哈囉……吾是李……剛好剛好利會長，老蘇，李一文，還有王小二，王老玉，有在……好好……』

掛斷了電話以後，李經理抖了一口氣：

『列老先生說要來！伊在電話里又表示要再出報紙更正人名先後排法，也要座辦負責幾百扣錢廣告費……這個真要命……』

『免驚免驚，』財政老蘇又講到「鐺頭」方面去，『伊是副總務李三介紹，李三做坐山，免驚免驚。』

『可是……更正廣告……特別是更正排名……太笑話了，唔是講鐺頭呀鐺頭，』利會長感慨地搖搖頭。

『有甚麼辦法，有鐺人講話是對！』李經理有所補充：『列老先生從來講一句算一句。』

外江佬李一文也許呆坐得太久了，故意把臂肘碰碰王小二，王小二會意似的擠擠眉頭才放輕口氣：

『不錯，座辦是副總務介紹的，副總務李三是我的姑丈，廣告更正不更正，並不是笑話不笑話，問題是應該通知介紹人對這件事徵求意見，甚至也應該徵求我老爹意見——我老爹是永遠名譽會長，創辦人呀！』

『但是』，李經理再補充：『如果更正對大家面子有問題，列老先生曾經表示過要

攤牌：不管座辦是皇帝老子介紹，要執行紀律，整頓會務……座辦就要炒魷魚，橫豎有聲明在先是試用三個月的，唔唔，列老先生又講，當今等工做要食飯的人多多，祇要講一聲，甚麼大大……大學生都有……」

『祇是……座辦是副總務介紹的，副總務李三是我的姑丈……』王小二似在噤經的一逕喃喃着。

『嘿，老友記，』王老玉突然拍拍王小二的肩頭，『你講過，大家都聽過啦！你老爹是永遠名譽會長呀，創辦人，但你忘記提提我老爹也是永遠名譽會長呀，創辦人呀！正是老友記的老友記喎！』

利會長聽到點點頭，也向李經理拋個眉色，財政老蘇卻舐着嘴唇，似乎迴味着這兩個老爹正是財團種籽中的上好種籽，新建會所有了這些上好種籽，一定是建造得成的，想呀想的，他便在「鐺頭」上有好主張了：

『吾看，炒座辦魷魚，似乎代至……更大，現時，小弟想到，爲會，爲大家面子，吾以爲更正出報紙廣告鐺應該由會出，損失無大……保留座辦好講……小弟講……無好勢……大家平心靜氣，將來有大鐺可收呀！』

『好，財政伯，』王老玉對着老蘇說，『正好，今日代至，早早吾出門時，吾老爹叮囑把事情搞掂，搞掂以後，如果有人提到要籌建新會所，吾老爹講是已經跟王小二老爹接頭接頭……彼此同意……』

『對對，我老爹同意：他倆老人家說將來籌款建會所，彼此都願各捐出總數十分之一，可對？』

『唔唔，並樣並樣，捐十分之一——老爹講過就算數。』

『所以囉，我想重複再講講！現時該是「爭錢不爭氣」好，抑是「爭氣不爭錢」呢？在座各位聽得懂麼？』

『曉聽，曉聽，世侄，祇是我做會長難做！』

『那我姑丈做副總務容易？介紹一個座辦硬要剃頭，等於剃我姑丈頭，剃我老爹永遠名譽會長的頭！』

『所以嘩，免講剃頭，有紙幣免講剃頭，』財政老蘇又看在「鐺」頭份上了，『小弟講過，更正廣告鐺由會出，無幾鐺，將來嘛，將來有大鐺可收，大家都有面子。』

大家正在面面相覷等候面子好過的一忽，電話聲又把李經理搞纏過去：

大家正在面面相覷等候面子好過的一忽，電話聲又把李經理拖過去：

『是是，吾正是……是，列老先生，形勢唔對，吾看，講攤牌……攤牌……唔唔，吾想，慢慢講……唔唔，不過，別人手頭……手頭有一張牌……唔是小看，小看未使……唔唔，當面再講』。

電話講完，李經理把雙手一張，有話向大家好說：

『還好，還好，列老先生臨時有事要改天才來，不過，聽伊口氣，是……非攤牌不可……』

『咳咳，攤牌？大家要認真想想才可攤出去呀！』李一文好像悶在心裏的話要爆肚了，『攤牌出去，外人看是天大的怪事，更正廣告的排名先後也是前所未見的，不怕人家笑掉了門牙的麼？咳咳，死要面子，其實有甚麼面子可要，像我這個外江佬所知，外江佬有的小名的阿毛呀，小三子呀，南方人瞧得可笑麼？而甚麼臭頭呀，查某呀，同樣可笑，到頭來，笑的是大家的名字都不夠面子，跟排第一排第二又有甚麼面子？』

『一文兄，這樣看來，難道是，像你的大名一樣——「一文」不值麼，可對？』李經理邊說邊點上一根香烟來遮掩臉上的痙攣表情。

『你問得好好，我的看法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身份，也有每個人的身價，這是

說，一文不值，或者比一文更值的，那要看人格呀學問，以及對社會的貢獻是否有價值，才能評定所值的，而我們生活在這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裏，所聽到看到的衡量一個人的身份價值，是以財富多寡作準則的，那已經把人當作商品化去論斤計兩，也當作「行情」看，無論如何已失去作爲一個「人」的本身價值了，我是不敢恭維的，因此，有人以不同的看法，以爲我自己是「一文」不值才有了「一文」的名字呢，那是在這個社會裏談「行情」，我無話可說了。不過，我李一文叨光的是姓名算起來祇有十二畫，排比起來，當然是佔了別人愛面子的上風，已超過所謂「一文」不值的價值了。」

財政老蘇聽到喉頭似哽了骨的，忍不住挺一挺胸，然後爽快的說得口水花噴噴：

『吾看，汝李一文先生無曉算紙幣，神經無正常，講三講四……吾看，汝應該將「一文」大名改做州府化——「一扣」，一扣一扣算起來，發達了，變做十扣，百扣千扣……萬萬扣，紙幣累贅累贅，有話講，有話講……』。

老蘇的話還未講了了，大家都忍不住發出不盡同的哈哈笑聲，竟把又響起的電話聲掩蓋了些時……。

老車夫和新風車的故事

大清早的天氣總是風涼的。那株長得不大高的鷹爪花樹就挺識風趣的搖擺着，也灑了一地疏落的閃閃光，看去疑是有錢人家散落滿地黃金，刺激得那隻看門狗福生不住地虛抓作弄，但也有如不知道頭家發財從哪裏來的——到頭來總是捉摸不定的撲個空，陽光卻躲在背後似發笑的瞪着。

在門前，停着沒經揩抹的風車，則冒了一頭冷汗樣的霧水，彷彿在暗夜裏遭遇過甚麼風險的剛歇下來那末狼狽。不打緊，等會兒揩抹乾淨，又是光燦燦的本色，是表現發財的頭家外表光彩樣的。

車夫阿直已提了一桶水拐過來。兀的，福生也吠了起來，一會兒又搖着那條少了幾兩骨頭的尾巴跑開了，阿直順勢瞧到頭家綑着一臉緊張而略帶頹喪的神情。糟了，頭家要出門去，風車還沒揩抹過，少不免要捱罵的，而頭家幹嗎這末早出門？也許是出了事？對了，是家事吧，在近些日子裏，這家裏的人鬧着要買新風車，也許昨晚又鬧了個

通宵、頭家又處在三面夾攻之下，似乎要早點出門省得耳朵寧靜些——這樣想呀想的，頭家已行近身邊吩咐了：

『告訴她們，頭家要出門去，記着！』

聽的還沒聽清楚，對方就急促的開走了那輛半新不舊的風車了。

『避避是好的，清官難審——』阿直摸摸腦袋。

審甚麼呢，家裏事說來話長。其實，多買輛大風車花它三幾萬元，在頭家的肚裏盤算，並不會比拉屎爲難，何況，又是寵妾二娘和大娘袒護的愛女之間的願望，總不該使她們失望的好。

福生這畜生沒風車坐就嗚嗚聲，也似識得跟頭家分甚麼憂的樣子，阿直笑牠太天真！也罷，頭家既開了一輛風車出門，也可給省了點揩抹的工夫，時間還早，盡可抽根躲懶煙。

眼前，該抹的是二娘那輛「巴基」車，又是挨近天光才駛回的吧，也許發動機還沒冷透，慢點抹也無妨。咳咳，這「巴基」車比專接舞女打烊的霸王車的回籠還遲，許多時也覺得它每天所耗的汽油和所走的哩數，是跟普通的德士車的紀錄不相上下，這輛車

時也覺得它每天所耗的汽油和所走的哩數，是跟普通的德士車的紀錄不相上下，這輛車

子還是大半年前，二娘達到駛車的法定年齡時學會駛車，給頭家嘻嘻哈哈買來的，當時也吩咐過：

『好了，多買一輛風車，家裏人——人人可坐了。』

這即使二娘不十分甘願，而在起初的一月半朝，確乎做到大家有車坐，但，日子一拖下去，二娘已據「巴基」車作甚麼交際活動非到深夜不回家的，這就造成大娘有口實說些半鹹不淡的話了：

『……就是請我坐囉，我也怕人家誤會我是同一類的女人，羞家，丟人，我不坐……』

『大媽，你可別氣，』天真的大小姐說：『阿直教她也可教我……將來「派士」嗎，也可叫爸爸買輛新車』

『唔，你學，你學……等到你的法定年齡便可去學……，阿直一定教你……』

『好，好』阿直順口應承，『我教你，也教你大媽，真的，這時候的女人不曉得駛車，就似乎纏脚的老太婆，一舉一動都不合時宜的呀，唔唔，駛車是女人的時髦玩意兒。』

『對的，對的，大媽有一輛新風車，我也有一輛新風車，一人一輛車，阿直有工做，有飯吃。』

這也不算是奇事，有錢人家多幾輛車，就等於窮人家裏多幾粒木虱那末平常，而窮人養木虱靠血，有錢人家養風車是用錢買汽油吧了，是不會比血養木虱的肉痛，確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但，隨後也聽過頭家的暗示「女大當嫁」的，她到了法定年齡可學駛車時，說不定已嫁給人家做貴太太了。

然而，在這趟扯扯談談之後，總覺得這家裏的風車多了起來，於他阿直的管理和揩抹的事是加重了，將使年老的賤骨頭吃不消，背也不可能再彎的了，實是一件苦差——想呀想的噴了一口煙。

煙一樣朦朧的往事：是說當年做車夫的出生入死的驚險，祇要摸一摸腦袋，便覺得倖存的幾根頭毛是託大伯公的「道郎」翻生的……時刻要提心吊胆怕甚麼車窮追，全靠胆大的開足馬力逃出了法網，也算是靠運氣……頭家的運氣更好，總是化險爲夷……如今，成爲發財的正當「生意家」了，而使他阿直最難忘的一次走險，是車子在疾駛中奉命折入一條曲徑裏，等到醒來時，自己已是折了腳骨受傷了……總算脫了險，但，以後

命折入一條曲徑裏，等到醒來時，自己已是折了腳骨受傷了……總算脫了險，但，以後

走路拐着腳，關節也疼痛，無力，聽覺也不大好……詎知，折福的二娘，反而說是他阿直年青時的風流債，弄到做不得車夫連抹車也沒氣力，早晚炒他阿直魷魚——想的丟了那煙頭：

『折福的，且慢得意：頭家的事業一旦有了三長兩短，那就叫你穿鞋沒着襪也跑不動才淒涼呢！』

這當子，福生這畜生跑近阿直的身邊梭巡着，也一直打低頭的嗅着地面，好像要從甚麼地方嗅出他阿直做過幫兇的氣息，俾使證明這乾淨的地面多了那些入了黑籍的痕跡，都是他阿直的好事多爲！

『畜生，你配看人低！』阿直幾乎踢出一腳，『養得你肥肥胖胖，是哪裏來的錢？哪個人的力，你祇想坐大風車，二娘寵你……頭家是會念我出生入死……總會照顧我，不會比你差……』

想不到福生這畜生更對他阿直翹起了示威似的尾巴，好似盯準了他抽烟躲懶沒抹車的，二娘更有藉口的扳着性子叫頭家炒他的魷魚的。而眼前二娘那輛「巴基」車在陽光的掩映下，像發脾氣時的臉色那樣乍青乍白，有角給飄忽的樹影所迷惑的，則又似剛才看

到頭家綁着一臉緊張而略帶頹喪的神情……阿直總算年紀老大了，甚麼事也總怕了幾成的招惹。於是，他折了腰去絞着那條水濕的抹布……絞得像條繩子似的……是繩子，使他想到上吊那回事。是廿多年前，有個甚麼樣的頭家給關在「打限房」時上吊了，這，太心虛了，幹嗎要送掉一條命！阿直的頭家決不會這樣傻……福生這畜生卻裝傻……

阿直傻傻地想起做二娘的私人車夫時常受的磨折，好像有一次二娘上土庫買東西，他阿直傻傻地跟在尾後，售貨員當他是個「頭家」，便例常打起招呼，卻惹來了二娘回到家裏聲震震的撒嬌了……

「你用這種車夫有便宜綠帽戴呀！哼，跟我上土庫，人家叫他做頭家，那你就做烏龜戴綠帽呀！」

「可別冒火，頭家也是人做，頭殼也沒刻字的。人家叫我做頭家可不會犯甚麼天條！」阿直辯駁。

還算頭家有涵養工夫，也似念到他阿直當年的出生入死……祇警告以後不可再跟二娘在一起便算了。以後呢，卻又命令他阿直教她駛車，真是使他阿直感到啼笑皆非，爲了老命要吃飯活下去，也不得不低首下心執教，可是，這麼一來，又惹來大小姐吃醋，

爲的是幸運的大小姐聽到傳說學車所限年齡可減低三年，也不規定識紅毛話和馬來話的也可應考的，加上自備車子的可優先「派士」……等等好消息入了大小姐的耳裏，他阿直成爲爭取教習的對象，但，畢竟一切傳聞未成事實，而二娘先一步學會了也在大半年前先擁有一輛「巴基」車，使得大小姐學駛車的心意更強烈也矚目這「巴基」車可借用了。

『我要聲明：我這輛車不可能給人學駛車的，』二娘一再搶先堵塞來路。

『咳。』大小姐氣的幾乎跳起來，『爸爸說，家裏有一輛風車大家坐，有福同享……』

『享福是你的事，車壞是我的事，你要學駛車就去駛你爸爸的一輛好了。』

『爸爸要賺錢，爸爸的一輛早就給你駛壞了，難道你的車我不能利用利用？』

利用甚麼呢，頭家已自行駛車出門去了，但在一閃間，阿直似乎看到二娘腦袋後紮了一把像戲台上斬殺過一場給挑了頭盔的敗將髮型，也可想像到她那兩片薄薄的嘴唇飄呀飄的，樣子不願給人打落馬下，讓雙手插在腰間要罵陣一場的。而面對着的大小姐自然也不甘示弱，這「佺鷄」樣的妮子也是腦袋後紮了一把頭髮的，紮得似塵拂那樣，是

怕蒼蠅的揩油，抑是把這塵拂樣的東西恃爲護身武器？當真的，她一見到二娘時，沒管到誰先伸出脖子，彼此腦袋後那把頭髮便不約而同的挺了挺，像搏鬥的鷄尾巴豎起來一樣，可分不出哪是二娘，哪是大小姐……是的，她倆名份上是母女，而年齡和服裝以及身段之類，無論是那一個角度看，都似一對姐妹花的，特別是她倆都喜歡穿高跟鞋的，嚴格的說，誰穿的鞋低幾寸，誰就可暫作低一輩看的，否則，她倆總是在日常的家庭生活裏爭一日短長的呢。

『一個是恃寵……一個是生嬌……這也是……』

阿直着力的搖搖頭，也放眼望望：四周可沒甚麼人影，祇有福生這看門狗卻得意地搖着尾巴，好似不管誰勝誰負，祇要大風車讓牠爬上去翹起尾巴向車窗外搖擺，就夠路人側目讚牠矜貴了，阿直卻怨車子多着，怕這條老命像條抹布的愈絞愈霉，怕會有一天仍是混身水濕的給人丟到垃圾桶去了。

怕不了的事終究會來的，那是大小姐會偷偷的主使阿直駛那輛「巴基」車教習惹起的。

『你可忍得：你的好車夫，被人利用駛我新新的「巴基」車掛L牌……豈有此

理。」

二娘當然不會放過在頭家的面前說三說四的機會，大娘呢，自然也挺身而出，說的仍是半鹹不淡的：

「……有人……「巴基」車坐着妍頭，更豈有此理！」

「你……磨的甚麼狗牙？指誰？你的狗口說話當心！」

光火的二娘差些沒跟大娘打起來，大小姐也出手的擋過去，吵得更尖酸：

「指你，不分白天黑夜……當爸爸是個傻瓜，給爸爸戴……」

「你呀，不分尊卑……含血噴人！打你，打你！」

「敢？給個天你做胆！」

當真二娘是不敢打出手的，大小姐跟阿直一五一十說起來，還帶點勝利的神情，還說頭家抖大氣：

「咳咳，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

最後的一次，大小姐駛走了「巴基」車去學車，碰巧二娘出門沒車可坐，氣得她撥電話跟頭家哭訴，而頭家半新不舊的「老爺」車也沒空，便派了一輛貨車接載她，她當

場說是當她賺鏽貨，氣得亂蹬亂跳。

「咳咳，這種女人……無辦法，」事後，頭家也呻呻苦悶，「不過，她的腳頭好呢。」

所謂「腳頭好」，是指她當了二娘以後，頭家的事業發迹了，是傍她的洪福齊天吧，所以，一路來頭家對她的舉止行動，不特沒有限制，也沒過問，甚至一切也放任她，但對大娘的態度就差了，說是大小姐學車也「派土」的「將來」要買新風車吧，頭家總說等「將來」學會才說，但這分明是搪塞不了大小姐的話把：

「好牌子的車要定購，往往一年半載才有貨到，貨到時我學車「派土」了，剛剛好！」

大小姐心目中該買的一輛新車，縱使不會佔了半條馬路那末寬敞的，也至少要似隻橫行的螃蟹，四平八穩，坐也坐得舒舒服服的，所以要預定。而在這當口，二娘也藉口「巴基」車給學壞了，也要購買一輛新的，大娘認為是有意搗鬼破壞，倒不客氣的正面向二娘開火了：

『……一輛……用不上一年半載就要換新？哼，顧住最後兩年「兀地」（屁股摩擦

地面)乞食呀!』

『呸!』二娘也不低頭:『你乞食,你「兀地」,是你自己,買車又不是你出錢,是,是……』

『是你個賤骨頭,賤骨頭,做細姨……』

『大媽,別聽她說,賤骨頭駛壞爸爸一輛……又要換新的,該摸摸後腦勺厚呀薄的……』

『你鷄仔還講,駛壞我的「巴基」車不該賠?誰叫你偷走我的「巴基」車去學……我要賠新的……』

『賠你個賤骨頭。』

這也是大小姐複述的家裏鬧事,總是愈聽愈鬧,頭家總是敷衍的說要等新風車到才買,以阿直所了解頭家的個性,真的花三幾萬塊錢買兩輛風車,實不算怎的一回事,祇是,在近些日子里,頭家的神情不大好,也許事業上有甚麼過不去的地方,那精神的代價就超過三幾萬塊錢的,他阿直自問老也不中用了,別說,久久沒本事跟頭家駛冒險的車,甚麼事也就無從知道也想像不到的,一切又不可聞問,祇憑鑒貌辨色了解一點點吧

了。

『真是——家和萬事興……』

阿直也跟頭家一樣的相信運氣了，是的，吃江湖飯的人，有時是要講七分運氣，也講幾分迷信和忌諱的。比如，當年他阿直的走險，弄到腳折傷了……都是自己的運氣不好，唉，運氣不好的半殘廢了，要不是成了半殘廢的，以他的老經驗教人駛車，縱不至發達，也不會落得像今兒的做着卑賤的抹車工作，還要受二娘的氣……』

『壞命，壞命！』

他阿直吃力地絞着那條抹布，點滴的髒水像是多少個受累的人所滴的眼淚，憑空使這原是乾淨的地面留了點污漬，但也給阿直移動的脚步擦過，可就平易地似做幫兇那樣擦得了無痕跡的，面前，還是有體面的光燙燙風車，將又是擺起傲岸的神氣，車轢着有體面的人……

福生這頭看家狗又吠起來，阿直猛可的瞧見頭家又駛車回來，神色更似有甚麼驚險的，還說：

『告訴她們：頭家……要過埠去……』

幾乎是一閃眼那麼快，頭家咕嚕的話剛離口又急促的把車子開走了，他阿直想起了當年冒險的駛車也有同樣緊張的一剎那情景……

也幾乎是一閃眼那麼快，跟着，也有兩輛頭上長出了一條辮子樣的車子出現在門前急促的煞了車，有幾個武裝的……

這情景，福生這畜生急得汪汪的狂吠起來，牠以為大小姐或二娘要買的新風車已駛來使用的吧，吠醒屋裏人好了，這畜生會有福氣坐上車去，牠的少了幾兩骨頭的尾巴總會搖擺得像風前的牆頭草……使路人為牠側目……。

鷹爪花樹灑落滿地黃金似的疏影在武裝的皮鞋踐踏下破碎……。

一九七四、三、六

火熱的人家

天氣的確熱：午前，寒暑表才升到華氏八十五度，到了午後三時左右，已近八十八度了。

小財副任老五趁星期天例假，頓在家里替別家店頭做賬。這是多掙一點收入的辦法，但，做這樣的賬，每月只得五六十扣錢的酬勞，是一些沒有本能僱用做賬財副的小店頭，才利用生活費不夠開銷的小財副做的。

任老五做這樣的賬有一兩家。本來，他在表叔的商行裏也是做賬的，飯碗也算是保穩的。可惜所得的估俚鐮只有百多扣錢，有家庭負擔而又有三兩個孩子讀書的，顯然開銷是不夠的了。而屬於自己人的表叔，似乎體諒到這一點，就免費的讓他在貨倉的樓上前段作住家。是值得月租一百幾十扣錢，也需要一筆咖啡錢的。對於不滿現實的任太太呢，卻時刻都在罵任老五做孟加里司閻，說自己人的表叔認為比養看門狗還合算。

這貨倉樓上的前段間隔爲住家，倒有一點好處。那是說，在雨季感到寒冷時，住在

裏面的人可少穿一件毛冷衣的；大熱天時，如能少堆放一點貨物使空氣流通些，則搖葵扇取涼的也可省下一點手力了，因為外邊堆滿了貨物，踏進去有如誤入深山大嶺的峽谷，忒是別緻的一角小天地。

滴答，滴答……

是任老五在撥算盤子聲。眼下，兩個孩子在午睡；橫七八豎的躺在樓板上，最細的小咪在畫花貓，撕得滿地紙碎。

『熱，熱，爸爸！』小咪邊說邊抓頭。

做爸的似乎不覺得熱。是的，他老半天頓在房間里做不需要體力勞動的記賬，自然是近似「心靜自然涼」的處境，然也由於他的工作關係，這些年來，他的身體一直在發胖，胖得有如浸透水快要磨豆腐的黃豆，而他的講究肉食也愛交際的太太，也是胖胖的，穿起緊身貼肉的尼龍衫，看去，有如不講究裏法的肇慶裹蒸粽，多少有點倒胃的臃腫，要是給過境的旅客看上眼，以為這裏的居民都是這麼飽滿的，那是好的，好過估量她是只顧肥了自己的講究享受者。

『熱呀，爸爸！』

這下子，小咪加重了語氣，好像特意提醒做爸的。

「別吵，別吵！吵醒哥哥又搞擾爸爸做工啦。來來，爸爸給你撥扇。」
小咪乖乖的笑了。

「人，總該是比不上不如，比下有餘。」做爸爸的嘆口氣，丟下工作，望望案頭掛着直線上升的寒暑表。「女人家講交際，好高騖遠，實在可怕……人，總該是比不上不如……」

在不容自怨自艾的現狀下，似乎太太又要發牢騷了。

「甚麼比不上不如，比下有餘……比比比，你，一年比到晚，可比得上人家的入息，可比得上人家裏的佈置，比得上人家起碼的住政府屋……」

「……我的比……是……比比馬路上……踏三輪車的，比比修路工人，比比住亞答屋的……」

「你又不比比人家裝冷氣的，人家臥室裝冷氣，有如住在清暑殿，人家客廳也裝冷氣，打麻將時有如在廣寒宮……」

「皇帝，你可聽過麼，人家用十萬八千比放屎容易。哎哎，同人不同命，同遮不同

柄。十萬八千，你我一世可見過？」

他任老五所見過的，是打從算盤出來的數目，也正是頭家們年積月累的發財數字，而自己所得到的報酬，僅是「飽不死，餓不壞」的入息，以這樣的生活環境來說，在他任老五的做人哲學，認是處處應該自諒，更應量入爲出的才對，但，持相反意見的太太，卻是時刻的去高攀大戶人家，一舉一動要學貴太太的模樣，死要臉子的充瀾，活受罪的要跟人比……。

「你要知道喲，你的表叔是大頭家，社會上有地位……人家認得我的說：噢，她是某人的表侄婦，多寒傖，多丟人……你聽得入耳麼，就算你不當面失禮自己，也失禮你的表叔……」

「所以，人家戴鑽石戒指，你也戴……」

「呸，虧你這個「死佬」講得出口，不怕羞辱祖宗三代。呸，怕你做幾個月工，多算幾家賬，不夠我買鑽石戒指……說來嗎，還是我替你面子想得週到：幾經設法才找到一粒紅寶石去鑲戒指，因爲它是無價寶：在張太太面前可以說值五百扣錢，但李太太看得上眼時，不妨直吹花了一千扣錢請人家相讓的，你想想替你爭的是怎樣的面子？」

『這面子是你自己死要爭的。我呢！辛辛苦苦的爲家庭，爲兒女……卻無面對兒女了。』

到這裏，任老五一手摸着小咪的頭，一手撥扇跟小咪取涼。

作爲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淚」的任老五在睨着有點潤濕的眼眶——熱汗的成份多於眼淚吧！

『咳，真難搞。』

橫在眼前就有一件難搞的事。爲了想把現在的住家裝冷氣，太太就不只一次比做人間的清暑殿，說甚麼睡醒來時，叫人有恍同隔世的感覺，話是對的，但，更對的是要自諒，量一量自己的荷包，住的更是寄人籬下的貨倉，就算不惜花費的安裝了，有見識的總會說是不相稱的享受，作爲可以行使頭家權威的表叔也未必允許，因爲，免費住宿不包括潤氣享受的冷氣機消耗的電費呢。

『單單一個月的電費，就要五、六十扣錢了！你可知道這個大數目？來來去去，我們該談的不是冷氣機的享受，或者埋怨天氣太熱，而是應該正確的顧慮到我們身體過於肥胖……』

肥胖的人的確是難捱熱的，上天本有好生之德，向來賦予肥胖的人有兼人的食量，以及動作靜止時便打瞌睡的，但，熱天時怕熱是比一般人厲害，流汗也比一般人多，冷氣就似乎爲肥胖的人而設的，所以，太太對這方面說來頭頭是道：

『可知道，肥婆肥佬多數多福氣，哼，儘管多少瘦猴子妒忌，有福氣就應該享受，比如安裝冷氣……』

『冷氣比不上天然的空氣好，甚至比不上撥撥扇的自然取涼……』

撥扇的摸着小咪的頭，也呆呆的聯想起過去一連串的吵鬧，想着，想着……

『讓我說一個真實的故事，好麼？肥佬黃這個人你是認得的，當他的「烏必」裝了冷氣的第一天，他不止十次八次的上廁所小便，更感到不便的是一陣熱，一陣冷，第二天病倒了，他聽人說過肥胖的人頻頻小便患了糖尿症，他更嚇怕了。』

『我不怕嚇，你說的是風涼話，不是笑話。』太太分辯着。

『真的呀，陣冷陣熱不是好捱的，人家做跑街當推銷員的，就常常埋怨一天到晚的出出入入冷氣「烏必」，是比做出冷熱無常的活地獄，也比做面對冷熱無常的臉孔更難捱的呀。就說肥佬黃吧，他的小便多，是因爲流汗少，內分泌得不到應有的排泄吧

了。」

『你的風涼話近於不倫不類的了。』

『是的，讓我輕鬆的說下去，你更會指爲不倫不類的，那是有人主張裝冷氣的應該把廁所連在一起的，使得臭味相投免了冷熱不常的苦，也有人主張風車也普遍裝冷氣，免有車階級從冷氣室出來而屈在車裏捱熱……不過，我以爲有福不可盡享才對，更該比比……』

『你是吓我，抑是教訓我？嚇我是嚇不倒的，因爲我給嚇慣了，好像陳太太這「馬來雞」說，肥胖的人不要吃太多的肉類；李太這「牙籤」更說甚麼「卡洛里」於肥胖的人以少量受用爲妙；「排骨」張太更可笑，她認爲飯呀麵包之類含有澱粉多的東西，總以少食爲妙——這簡直嚇得太離譜了。』

『信不信由你，這多少有點攝生的道理。』

『你，你，你……你簡直跟大姨媽同一鼻孔出氣……大姨媽就挺恨冷氣，詆諆甚麼慣於享受冷氣的，身體就缺少了抵抗力，也最易感冒傷風，每每是個面青唇白，頭重尾輕，更似浸透水快要磨豆腐的黃豆……』

想着，想着……

任老五流了一頭冷汗，跟着，一手替小咪的頭髮腳抹熱汗。小咪感到舒服了，兀的拉開了喉嚨：

『爸爸跟我撥扇，我唱歌給爸爸聽，好麼？』

『不，不，吵醒哥哥——』

阻止不了，小咪便手舞足蹈的唱：

客人來

找爸爸

爸爸不在家

我請客人先坐下

再敬一杯茶

『爸爸，唱得不好？』

給吵醒了的二哥，擦擦眼皮，跟着張開了嘴巴……

『唱得好，唱得好，但是小咪唱「沙拉」（錯）！應該唱做——』



媽媽不在家

『對呀，』也是在揉眼皮的大哥，附和，而且大聲的倡議：『我要改唱——』

媽媽不在家

爸爸抄數（做賬）

抄到頭昏眼花

『好啦，好啦，不要再唱，別吵吧，睡醒了，該做功課去，做功課！』

任老五做爸爸的威勢，祇有一半效果：孩子果然停止了一陣間吵鬧，但沒有真的做功課去。

就在這當口，做大哥的站了起來，又向偏西的窗口指去。在大熱天裏，這窗口爲免陽光直射，常是緊閉的，做爸爸的就漫不經意的瞧過去，卻看到窗口安裝了一個箱子似的東西，着實驚奇了。

『呃，冷氣機。』

是冷氣機，哪裏來的，是太太的一意孤行，不會的吧，那又會誰要這高貴的享受？難道是表叔要收回這地方改做貨倉的冷氣辦公室？果真有這回事，那就非搬家不可，正

合了太太的所謂住政府屋的意圖了，到這地步，又怎樣的夠生活費支銷呢？

想七想八的沉低了頭，有搭沒搭的撥撥扇。

『爸爸，是……昨天媽媽帶兩三個人扛回來安裝的冷氣機。』二哥先討好的和盤說出。

『唔，是媽媽的好主意。』大哥也不甘示弱地補充補充，說得更詳細：『媽媽說是好不容易找到的二手貨，又便宜，貨又好，是人家紅毛返祖家而廉價出讓的，兩匹馬力只花兩百多扣錢……新貨哦，說是要千多扣錢，媽媽說是替爸爸省錢，又替爸爸爭上不少體面，媽媽說是……客人來，總會多坐一陣，多會讚爸爸本事，媽媽說，晚上睡覺舒服……等一下，媽媽就會帶裝電線的人來接好它，……等一下，有冷氣……等一下，不須撥扇……』

是做夢的麼？他任老五不願再聽下去了，這二手貨可用的麼？人家說，兩匹馬力的冷氣機，日夜的開動它，少說也要六七十扣錢電費，哪裏來的電費？而表叔是不會允許免費供應的……也說，有了冷氣機，太太會搞一班人馬來打麻将呀，講女人經呀……到那時，又會爲做丈夫的爭體面，說什麼千方百計的買來一座二手電視機，還有摩登的沙發椅，立體聲的收音機，電唱機……

『當然哪，人望高處，水向低流，像你沒出息的永遠安於現狀，侷促一隅……就說是沒能力買現錢的，多少人家都甘願以分期付款的法子，把家庭佈置得像樣點，甚至按月租賃也要充充門面……有一天，你會感激我是個賢明的太太……替你往上爬，替你充……』

『天呀，我哪裏會來的錢呀！』

『哼，傻瓜，只要充得到家，跟上流人家來往，要靠一手功夫，比如借甲太太的錢，還乙太太的債……即使在幾個鐘頭內，又借乙太太的錢去還丙太太的……這正應了俗語說的「有借有還」誰也不會卻情的，反而得到人家讚你夠守信，爽快……不過，附帶的條件是做做三姑六婆：甲太太叫你拉拉皮條就拉拉吧，乙太太叫你……也千萬不可推卻……這樣更不難會得到一筆可觀的賞酬，但，更重要的是有一個佈置得像樣的家庭，請太太們來坐坐也舒舒服服的……太太們有了印象……哈哈，傻瓜，你想發達麼，來來，我帶你走太太路線，保管你過的生活比現在的好……保準你好……』

……

想七想八的仍然沉低了頭……兀自把扇半掩面，嘴角微微的抽搐，似乎要說：

『好啦，好啦，不要再唱……唱高調吧，別吵，別吵……』
孩子們真的又唱起來。

『我唱，我唱』：

媽媽不在家

爸爸抄數

抄到頭昏眼花

『唱呀，跟大哥唱呀』：

媽媽不在家

……

『好啦，好啦，不要再唱……』做爸爸的喊聲。

與此同時，房門口有人聲隨和：

『好呀，唱得好！』

王老五一瞧：要進房來的是表叔。難得的是星期天例假，表叔這頭家也巡視業務？
呀，對了，這貨倉做冷氣辦公室，非親自打點不可，而孩子口口聲聲說是做媽媽的好主



意，呀，也對了，表叔知道了這件事來斥責了，說不定要馬上拆除這冷氣機……

表叔喝過孩子敬的茶，一本正經的說：

『老五，你是曉得的：由于行情不好，公司裏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存貨也一天比一天多……這種情形你最明白，現在爲要應付局面，有兩種可以行得通的辦法，第一是節流，第二是開源……』

『節流——是裁員減薪？』任老五敏感的想到這一着。

是的，到了這地步，他任老五是老臣子，也是皇親國戚，是不愁會被裁的，唯一可慮的是減薪——這是無可避免的一回事。哎哎，每月百多扣錢的估俚鐺，還有甚麼可減，減了以後，將是怎樣的嚴重影响家庭生活，那就難以想像的了。

『你是做賬的，你應該懂得節流的辦法，老五，你應該替我想想……』

表叔有意賣關子，害得任老五心口卜卜跳。孩子們更難過：想唱歌卻給做爸爸的擺手不許唱。

大熱天，幾乎每個人都汗流浹背的。

『撥撥扇取涼吧。』任老五不自然的說。

『免，免，』表叔擺擺手。『不過，我所想到的，是在沒辦法之中的辦法……也許對你是——所以，我特意來跟你提出，我想，我想……』

想甚麼呢？要減薪就爽快的說出所減的數字吧，何必吞吞吐吐。減吧，減了以後，他任老五準備再接別家的賬來做，最多是開足夜工，犧牲了睡眠時間——爲了生活再沒有可想的法子了。

『我想，』表叔所想到的說下去，『我想委屈了你，搬出這個地方，可讓公司堆積滯銷的貨物，免多找堆棧再加重開銷。這也是好的，好在廉價的政府屋多着，你們能夠換換環境也是好的。人呀，總是望高處發展的好。相信你太太對這一點也比你更現實的想到了，你同意嗎？』

在任老五的意念裏：太太的思想行徑也給表叔知道了，太太裝的冷氣機就成了導火線，就找個藉口勒令遷出作爲堆棧的，事實上，說生意壞也不是此時此地開始的，所以，開源節流的口實也是陪襯吧了。

『就這樣吧，我想你是同意了，下個月搬出也不算太快，這時候找政府屋也很容易呢，至於開源方面，倒不會費你的事，我做頭家的，還是自己親自親爲，以後親自出

馬，多多走埠……好了，好了，我也要走了。」

表叔走後不到五分鐘，也正是任老五連喘息也沒有多大的功夫的一忽，太太剛好興冲冲的帶領兩個工人模樣的青年伙子回來，說是裝冷氣機的電線……

孩子們兀的活躍起來了。

『媽媽，開冷氣機。』

『冷冷呀，媽媽。』

『唔唔，媽媽現在就請了工人接電線，等一下，可有冷氣享受了，呃，老五，老五，怎麼啦，你沒精打采，天熱，頭痛麼？別難過，等一下，冷氣機開了可夠舒服了，怎麼啦，你不出聲？』

出聲的是大孩子。

『剛剛……頭家來過，講好多話，我……聽不多。』

『唉，傻瓜，頭家來有甚麼天大事？又不是天塌下來！難道你怕人家炒你魷魚麼？東家不做西家，我教你走太太路線，保準你有出頭的一天，保準你……』

興冲冲的太太像對任老五演說的，連滿頭大汗也忘記揩抹，任老五呢，還是有意無

意的把扇子掩了半面，而頭更打得低低的。

幾乎是使人不會相信那麼快，這兩個年青伙子的工人，一下子便把冷氣機的電線接好，也拿了工錢走了。

已經是活躍的孩子們更大叫大嚷：

『好呀，有冷氣啦。』

『爸爸不要撥扇。』

一陣冷氣直向渾身熱汗的任老五撲過來，他的毛孔起了疙瘩，禁不住打了一個噴嚏，又一個噴嚏……

『傻瓜，以後有涼快的日子好過啦。』

太太固然是出於深意的安慰任老五，一邊撫慰孩子也個別在揩抹汗濕。

更是幾乎使人不會相信那麼快，窗口那個箱子似的二手冷氣機。忽的冒出陣陣白烟，也混着一股燒着電線膠的臭味。

『呃，搭錯線，搭錯線……走火啦！』太太的着急。

『火燭呀，火燭呀！』孩子天真的呼叫。

任老五還是有意無意的把扇掩了半面，着急的太太不得不扯了扯他的手，也着着實實的說一口：

『你該出出聲，想想辦法，你——』

『火燒到眼眉，還有甚麼可說，皇帝！』

電線逼逼卜卜的爆出火星……。



後記

寫詩，不論是寫新詩或舊詩，我自承是個門外漢。但我還記得，初期搞文藝學人家寫新詩，滿以為把散文分行了便算是一首詩。因此，未嘗請教過真箇成名了的新詩人傳授甚麼竅門或祕訣，所以，如今年華老去，而再提起筆記下這件事，不免耿耿於懷！寫舊詩呢，雖然，前人有過「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的說教。這，我可承認「囫圇吞棗」似的哼唧過不少唐詩，可惜天份不高，總不曉得如何吟起才算得體。然如問問曾過訪綠廬小舍的友好，總會指出我有自題「補壁」的七律和七絕舊詩各一首。七律為「滿腹牢騷又失眠，一牀星月坐觀天，強顏混俗卅三度，弱冠離家十四年。囊有餘貲書靜讀，胸懷積墨稿忙編；商場那口辛酸飯，道是人材不值錢。」（一九四八年雜感偶題）另一首七絕為「我生體格比人高，獨立迎風天可摩。莫道小池無浪起，且看身手又如何！」（一九六九年「中華游泳池畔所懷」偶題）都算是綠廬墨痕之一，而我在這裏沒有把這兩首「自以為是」的舊詩循正規的分行排出來，是存心藏拙，怕容

易引起人們看了會笑掉了牙，導至把它「月旦」一下，就不難連老花眼鏡也給跌破，那才糟了心！

而我可告罪的，那兩首「自以爲是」的舊詩，祇是「偶題」而已，不敢登大雅之堂去「唱酬和韻」的。說真的，把它「排擠」出來，目的祇自覺有寫過舊詩這回事，工拙在所非計。然也因此使我想起有位算是前輩的鄉先生，頗有舊詩人的名氣，我也欣賞過他的詩作。不意，有一次竟給我發覺他是請「槍手」的，雖不是全靠人「捉刀」，也多少經過別人「潤飾」的。這件真實的名人逸事，我曾問起幕後的有力「捉刀」人：「何必如此強出頭？」而所得的爽朗應聲是——「名望」嗎！這應聲，頓使我擊節三歎。後來，我跟常寫舊詩的當社團書記的老友談起這件逸事，彼此慨談之餘，那個老友對「名望」這應聲發生興趣，便提供我一個題材，那就是這集子命名爲名望的故事。「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名人逸事裏有的是爭取「名望」，打算盤講賺錢的對「名望」也銼銼必較，說是人情之常，誰曰不宜。

臨了，也該提起一件難忘的芝麻小事。那是有過一個刊物刊出特約撰稿的人名時，我的名字叨光了筆畫較少而跨過一個「名」作家的前頭，使到講究「名望」的「名」作

家指我搶了他的鋒頭。其實，名字排頭，並不見得就是「名望」第一的，相反的，長途競走而押在尾後仍不退卻的，該是有名的苦行者吧。
時間將是最好的明證。

一九七六年元月卅一日（丙辰元旦）記於綠廬·新嘉坡

書成後得詩餘四闕如次

西江月

一九七六年元旦試筆

處事不應馬虎，對人勿太天真；風風雨雨怕沙塵，酒後人前審慎。
嗤鄙吹噓捧拍，嗟茲百計求聞；文章我寫不驚人，算做「作家」過癮！

玉樓春

龍年（丙辰）新正開筆

年年月月情如昨，幹勁冲天勤習作；文人目下慣相輕，索性「杜門」獨樂樂。
焉能妄認才菲薄，毅力精神皆不弱；龍年印一本新書，「名望」是非聊寄託。

Q264
#2-11
蝶戀花

編校後記之一

小小書房偏一角，翠綠窗前，未把光陰錯；記起當初編線索（註），耕耘不强求收穫。

闖進文壇錯諤謂，二十年來，愚趣仍如昨；六七本書安算薄，偏差少卻成名作。

浣溪沙

編校後記之二

勤懇謙虛是我師，老來學步試填詞，偶成一闋喜孜孜，請教通人評理去，指提吐屬沾詩餘，勝於多撚幾根髭。

註：線索爲二十年前編印之處女本短篇小說集名

封面畫

外孫梁藝峰作時年
六歲幼稚園二年級



H. K. \$ 4.00